

刺朋友失道云將恐將
懼實予于懷寘致也
斯則斷金由於湫子隘

勿頸起於苦蓋其利斷金左氏傳曰景公欲更

晏子之宅曰予之宅湫隘蓋塵漢書曰張耳陳

餘相與為勿頸交左氏傳范宣子數戎子駒支

曰乃祖吾離被苦蓋良曰朋友之心同金

堅剛利能斷之也勿割也勿頸之交言其重也

湫隘苦蓋謂貧賤言是以伍負濯漑於宰嚭

交結之重在貧賤也

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善曰言

伍負濯漑而榮顯既貴而諧負陳餘因張耳

撫翼而奮飛餘既尊而襲耳故曰窮交也毛詩

曰可以濯漑說文曰濯浣也毛萇詩曰漑漑也

在於貧賤類乎泥滓庶之好爵同於濯漑史記

曰伍子胥者楚人名負楚王誅負父奢子胥位

吳闔廬既立得志以于胥為行人楚又誅大臣

伯州犁州犁之孫亡奔吳亦以嚭為大夫吳越

春秋曰帛否來奔於吳王闔廬問伍子胥帛否

何如人也伍子胥對帛否者楚州犁孫楚平王

誅州犁否因懼出奔聞臣在吳而來吳王因于

胥請帛否以為大夫與之謀於國事史記曰闔

廬死夫差既立以伯喜為太宰吳敗越於會稽

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請和將許之子胥諫不

聽太宰既與子胥有隙因讒子胥王乃使賜子

胥屬鏤之劍乃自劉左氏傳曰哀公會吳橐墨

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然本或作伯喜或作帛

否或作太宰嚭字雖不同其人一也班固漢書

述曰張陳之交好如父子携手遜秦撫翼俱起

翰曰伍負子胥也濯漑洗濯也宰嚭因子胥洗

濯而榮貴張耳封常山王故云張王陳餘為趙

相故云陳相撫翼謂相撫持翼佐而致榮貴窮

交言窮迫則交謂宰嚭厄楚奔吳陳張因秦立

趙也馳騫之俗五臣本

澆薄之倫五臣本

無不操

文選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權衡秉纖績衡所以揣初其輕重績所以屬其

鼻息若衡不能舉績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

曾史蘭薰雪白善曰阮子政論曰交遊之黨為

之淳許慎曰澆薄也漢書曰衡平也權重也衡

所以任權而鈞物平輕重也鄭眾考工注曰稱

鍾曰權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尚書曰歟能

織績說文曰揣量也儀禮曰屬績以候氣運命

論曰顏冉大賢魏志崔琰曰邴原張範所謂龍

翰鳳翼習鑿齒襄陽記曰舊日諸葛孔明為卧

龍龐士元為鳳雛曾參史史魚也莊子曰削

曾史之行鉗揚墨之口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蘭

芬也葛龔薦郝彥文曰雪白冰折驟然曜世也

銑曰馳騫謂趨走也倫輩操執衡秤績縣揣量

也言趨走之人澆薄之輩皆執衡秤勢之輕重

持縣量氣之麤細若勢輕氣微雖行如顏回冉

耕德如曾參史魚終不云重也龍舒向金玉淵

翰鳳雛喻君子蘭薰雪白喻芳潔舒向金玉淵

海卿雲黼黻河漢善曰言舒向之辭同於淵海

也論衡曰儒世之金玉又曰

劉子駿漢朝之智囊筆墨之淵海言卿雲之文

類於河漢也論衡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

庸帛何以異哉加五采之巧施針鏤之飾文章

玄耀黼黻華蟲學士有文章猶絲帛之有五色

之巧也又曰漢諸儒作書者以司馬長卿揚子

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向曰董仲舒劉向文

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

毛善曰游塵土梗喻輕賤也左太冲詠史詩曰

視之若埃塵嵇含司馬誄曰命危朝露身輕

游塵莊子魏文侯曰吾所以學真土梗耳司馬

彪曰梗土之榛梗也漢書項羽曰歲飢人貧卒

食半菽孟子曰楊子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之也齊曰雖有顏冉曾史之行舒向卿雲之文權勢之輕氣息之薄澆薄之人視之如落塵土梗莫肯以半豆一毛而濟之士梗謂解所土人木人也若衡重錙銖續微剽飄撒匹雖共工也菟慝驩堯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為錙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也侯瑾爭賦曰微風影擊冷氣輕浮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少臭氏有子靖諸庸回伏讒菟慝杜預曰謂共工也菟慝惡也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帝鴻氏有子掩義隱慝賊好行凶德杜預曰謂驩堯也南荆謂楚也演連珠曰南荆有寡和之歌韓子莊周子謂楚莊王曰莊躡為盜於境內吏不能禁西京賦曰睢眙跋扈莊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司馬彪曰東陵陵名今屬濟南也東京賦曰巨

猾間豐躡其略切良曰錙銖輕也影撒續飛兒喻微有氣勢之人菟慝惡也共工少昊氏之子有隱惡之行驩堯帝鴻氏之子為奄義隱賊之行荆楚也莊躡為盜跋扈於南楚巨大猾亂也盜跖為亂於東陵東陵地名皆為匍匐透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婢導其誠善曰說文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前踞而後恭嫂透迤蒲服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孟子曰為長者折枝語人曰吾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莊子謂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髻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療其痔邪穆天子傳何伯曰示汝黃金之膏郭璞曰金膏其精洵也洵音綽字漢書曰繇王閩侯亦遺江都王建犀田翠羽毛詩序曰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鄭玄曰將助也楚辭曰如脂如韋王逸曰柔

弱曲也論語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損矣
翰曰匍匐伏行逶迤邪行皆謂恭也折枝按摩
手足也痔後痔也且人砥之言趨勢之人見有
威力者雖共工驩兜莊蹻盜跖之徒亦為之盡
敬按摩手足砥其痔病金膏金丹也將意謂以
寶幣申厚意也脂韋柔弱便辟曲諂見導引也
謂作柔弱之見引
誠心於勢人也
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

之室苞苴將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

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善曰禮記曰苞苴

曰苞苴裏魚肉者也或以幣或以茅荅賓戲曰
銳思毫芒之內 銑曰輪蓋謂軒冕之人夷伯
夷惠柳下惠苞苴簞筥以裏魚肉也張張安世
霍霍光也言從勢之人游於豪貴之門謀其勢
力輕重毫芒不差也忒差也 允斯五文義同賈
量度也謂度其輕重而交也

古鬻故相譚譬之於闐闐林回諭之於甘醴善

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買也鄭眾周禮注曰鬻賣
也譚集及新論並無以市喻交之文戰國策譚
拾子謂孟嘗君曰得無怨齊士大夫乎孟嘗君
曰然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
市喻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之也求
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然此以市喻交疑拾
誤為相遂居譚上耳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
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司馬彪曰林回人姓名
也 向日五交謂上五交也鬻賣也譚拾子曰
人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夫市朝
則滿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也存故往亡故去
其勢然也闐闐市垣也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
水小人之交甘如醴醴甘故速壞也今夫寒暑
言相譚譚無以市喻交之文疑為誤也

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

或初存而未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

波瀾善曰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文

門周對孟嘗君曰臣之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

故富而今貧笙賦曰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尚

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環周則復始窮則

反本陸機樂府詩曰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

濟曰遞迭襲仍約儉泰奢也言人事不恒通塞

之理如循環無際翻覆迅疾若波瀾相從也

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

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未斷焉

可知矣五臣本作也字善曰言貪利情同譎

難未易言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未故知全

者鮮矣漢書曰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

博為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

薦達也後育為九卿博先至丞相與博有隙也

良曰殉求也言求利情同譎詐則異變化謂貧

富貴殘不恒也從此道觀之故張耳陳餘蕭育

朱博所以為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

所見之晚乎五臣本無乎字善曰莊子曰規

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為廷尉

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迺知交

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穀

梁傳曰王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翰曰規

規小兒也箴刺也言人之從勢盛衰其然善本

來久矣謂翟公署門譏客見事晚也無然

字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

釁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尚書曰

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史記衛平曰天有五

色以辯白黑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也

銑曰殄絕釁罪也言隨勢之人必敗德絕義與禽獸同也

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攜

離也向曰**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善曰

攜離訟諍也傳曰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漢書贊曰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人知三釁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

以擯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言哉有言哉善曰

毛萇詩傳曰梗病也又曰速召也有梁之初淳風已喪俗多馳競人尚浮華故敘叔世之交情

刺當時之輕薄朱生示絕良會其且重言之者歎羨之至范曄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其子有

同門生喪親家在山中白丹欲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禮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鄭玄曰夏稻也楚荆也夏與榎古今字也尚書曰禹拜昌言孔安國曰昌當也孫綽子曰莊多

寄言渾沌得宗象罔得珠言哉言乎良曰梗病尤過也王丹子有同門生喪親白丹將慰之

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擯楚杖也近世有

昌當也言美也美哉美丹穆之情遠也

樂安任昉海內髻傑早縮銀黃夙昭民譽善曰

上以書勅責楊僕曰懷銀黃垂玉組夸鄉里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翰曰樂安郡名髻傑喻英彥也縮貫也銀黃謂銀印黃綬也夙早也言早為人所稱譽也

文麗藻方駕曹王英跽五臣本作特**俊邁**聯橫許郭

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善曰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道麗

文選卷之五

文選卷之五

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曹王子建仲宣也魏志曰崔琰謂司馬朗子之弟剛斷英時裴松之案時或作特竊謂英特為是辯亡論曰或將連衡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上者咸稱許郭史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在薛招致諸侯賓客食客數千人漢書曰鄭當時字莊為大司農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班固贊曰鄭當時之推賢也銑曰適美也麗藻喻文章之美也方並也曹曹植王王粲俊邁猶俊異也聯橫連衡也謂與許劭郭林宗齊衡也孟嘗君姓田名文好養賓客鄭莊置驛長安諸郊請客以夜繼日是好賢人見一善則吁衡扼腕半遇一才則揚眉也

抵掌噍其唇吻

無粉

朱紫由其月旦

善曰孟子曰舜聞一

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漢書曰公盱衡厲色振揚武怒音義曰眉上曰衡謂

舉眉揚目也字林曰盱張目也張儀傳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大戴禮曰孔子愀然揚眉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孫盛晉陽秋曰王衍字夷甫能言於意有不安者輒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東觀漢記曰汝南太守宗資等任用善士朱紫區別范曄後漢書曰許子將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月旦輒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向曰盱衡驚視兒扼根揚舉也抵掌側手擊掌也雌黃善惡也吻口也朱紫品藻也許邵與從兄靖共品藻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品題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眉軒擊鞞為坐客恒滿蹈其闔闔若升闕里之堂入其奧隅謂登龍門之阪善曰西都賓漢書曰鄴國輻湊浮食者多解嘲曰天下之士雷動雲合范曄後漢書曰表紹賓客所歸輜軒

比轂填接街陌說文曰駟車前衣車後為輜史
 記蘇秦曰臨菑之塗車轂相擊說文曰輜車軸
 端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座上客恒滿鄭玄禮記
 注曰闔闔皆門限也闔里孔子所居也論語子
 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爾雅曰西南隅謂
 之奧范曄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獨持風裁士
 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濟曰輜駟華車
 也駟車軸頭也闔域門限也闔里孔子里名西
 南隅謂之奧後漢時人有登李膺之門者謂之
 龍門言當時衣冠士人得踐任昉門限及奧隅
 者如昔人得升孔子之堂李膺之門耳 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

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

善曰戰國策蘇代說淳于髡曰客有謂伯樂曰
 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二日而立于市人莫與言
 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
 樂乃旋視之去而顧之一日而馬價十倍又汗

明說春申君曰夫驥服鹽車上太行中阪遷延
 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驥於是
 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今僕居鄙俗
 之日久矣君獨無前拔僕也前拔翦拂音義同
 也東觀漢記曰詔賈逵入講南宮雲臺使出左
 氏大義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塗人肩相
 摩漢典職儀曰以丹漆地故稱用揮吳都賦曰
 躍馬疊迹 良曰盼視也言士人因盼顧盼前翦
 拂而升臺省者摩肩疊迹言其多也影亦飄也
 組綬也雲臺臺名漢儀以丹漆塗地故曰丹墀
 之庭 **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 五臣本之清

塵庶羊左之徽烈 善曰過秦論曰合從締交禮

狎習也近也李陵詩曰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
 繆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為
 語也楚辭曰日聞赤松之清塵烈士傳曰羊角
 哀左伯桃為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道遇雨雪

計不俱全乃并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應璩與王將軍書曰雀鼠雖愚猶知微烈也網繆親密兒言當時與任昉交者皆想暮莊周惠子羊角哀左伯桃之美業也微美烈業也角哀伯桃為死友同之楚路逢雨雪計不及俱全乃併衣糧與角哀餓死於樹中矣

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竿漬酒之彥墳

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善曰東粵謂新安昉死也莊子曰夫差冥目東粵楚辭曰歸骸舊邦莫誰語魏武遺令曰於臺堂上施六尺牀總帳謝承後漢書徐釋字孺子前後州郡選舉諸公所辭雖不就有死喪赴弔萬里常於家預炙雞一隻一兩縣漬酒日中曝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之使有酒氣升米飯白茅藉以雞置前酌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范曄後漢書曰范式字

巨卿少與張劭為友劭字元伯元伯卒式忽夢見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便服朋友之服數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曠將窆而柩不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必范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永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式遂留冢次修墳種樹然後乃去

銳曰願日死也粵當為越為任昉死於新安葬於揚州揚州則梁之洛陽也總素罕希也宿草塵根也徐孺子聞友死喪者每以一兩縣漬酒中常赴弔萬里至家乃以水漬縣使有酒氣置前祭畢即去不見喪主彥美士也禮記云朋友之墓宿草不哭絕動輪之賓謂墓無車馬之謁也

貌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

鄣薦之地善曰諸孤昉子也劉璠梁典曰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客北叟並無術學陸

其家業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類諸狐又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可長也李陵與蘇武書曰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范曄後漢書朱勃上書曰士人飢困寄命漏刻將子萬機論曰許文休東渡江乃在嶂氣之南梁典不言昉子遠之交桂今年大海之南者蓋言流離之甚也向曰類小類諸狐謂昉子也流離行散也大海南自昔海也鄆山嶺惡氣也言流離遠惡之處

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

郈成分宅之德善曰此謂到洽兄弟也劉孝標與諸弟書曰任既假以吹噓各

登清貫任云亡未幾子姪漂流溝渠洽等視之傲然不相存贍平原劉峻疾其苟且乃廣朱公叔絕交論馬東觀漢記曰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德未敢安也堪至把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物故南陽餓暉聞堪妻子貧窮乃自往候視見

其困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匹以為常羊舌氏叔向也春秋外傳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此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孔叢子曰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酬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壁隔宅而居之濟曰羊舌氏叔向也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郈成子自魯聘晉過於衛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酬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而去後衛亂穀臣死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壁隔宅而居之自昔謂平生也金蘭喻交道親善如金蘭及其死也使孫幼離流而不問是無叔向下泣之仁郈氏分宅之德

嗚呼

世路嶮巇許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嶮絕善

盧諶詩曰山居是所樂世路非我欲楚詞曰何

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嶮巇王逸曰嶮巇猶

顛危也孟門太行二山名也史記曰高紂之國

左孟門右太行也良曰嗚呼歎辭嶮巇薄也

言到洽一何至此嶮薄也太行孟門二山名嶮

絕危斷見言此二山不足比此人之懷抱也

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奔之長騫

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皜皜然絕其秀濁

誠恥之也誠畏之也善曰耿介之士峻自謂也

賈之人多墨子曰公輸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

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曹植應詔詩曰彌

節長騫郭象莊子注曰兀然獨立高山之頂楚

辭曰高山崔巍今水湯湯死日將至今與麋鹿

同坑論語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安國曰隱居山林是同羣也范曄後漢書曰皜皜者易汙楚辭曰吸精氣而吐秀濁兮說文曰秀亦氛字翰曰耿介之士峻自謂也騫走也言裂裳裹足奔之而走立於高山之頂以遠之皜皜黎白兒秀濁喻穢俗也言穢俗之人如到洽者信可取也畏也

演連珠五臣本無演連珠三字善曰傅玄

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

世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其

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

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

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

可悅故謂之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陸士衡

銑曰連珠者假託衆物陳義以通諷諭之道連貫也言穿貫情

理如珠之在貫焉漢章帝時班固賈逵已有此作機復引舊義以廣之演

也引

劉孝標注

臣聞日薄星廻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

所以播氣

劉曰天地所以施生日薄於天星廻於漢穹蒼所以紀陰陽之節在山則

實在地則化所以散剛柔之氣也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廻於天數

將幾終歲且更始國語太子晉曰山土之聚也川氣之通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

為川谷以通氣也字書曰冲虛也鄭玄考工記注曰播散也向曰此章喻君象天地運動之

節而任賢能也薄迫冲虛也日君德星臣德日星廻迫於天以紀寒暑之節亦猶君臣相助以

成太平之功山盈滿君象也以含養萬物川冲虛臣體也以達不通后土地也播布也言布氣

以成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劉曰夫五

生物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劉曰夫五

天地造物者也然水火相踐金木相代而共成陶鈞之致春秋異候寒暑繼節而俱濟一歲之

功也善曰莊子曰四時之氣天不私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也濟曰五行水火

金木土錯雜也違諧也言五行雜運四時相諧以成其歲亦猶文武雜任可否相攻以成其理

也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

要克諧之會劉曰三才理通無舍不異天地既其職膺金石之別響君執契居中納銜鏘之合韻善曰左氏傳公鉏然之敬恭朝夕恪居官

次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尚書曰八音克諧呂氏春秋曰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而不可以相為此所以無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良曰恪勤也赴會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雖猶節也契信克能諧和會合也言百官勤居其職君執信以任之則事無不理奏樂者會八音之節則聲和而韻合也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

是以物勝權而衡始形過鏡則照窮

劉曰夫鑑其本性故在權則衡危於鏡則照暗也善曰勝或為稱爾雅曰稱舉也一日稱亦勝也吳錄子胥曰越未能與我爭稱負也翰曰此章明

君當度才受任臣當度德受官也才亦力也器能也錘曰權秤曰衡始危也言力少任重力盡則困用廣能寡能盡則凶所秤之物重於錘衡必折所鑒之形大於鏡照必窮皆不稱任也

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劉曰由衡人所所以為戒故主則程其才而授官臣則辭其豐而致功此唐虞所以緝熙稷契所以垂美也善曰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效驗也王肅尚書注曰底致也銑曰程品效考業事底致豐大也言明君任人必能品藻才能考其事業而後受職貞臣致力佐主常辭爵祿豐大故能安國存身而無叨蓋也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之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

佐於昊蒼

五臣本作倉劉曰此章言賢人雖希而無世不有故士殷三仁辭職隆周

十亂入朝故明主之興非天地特為生賢才在引而用之為貴爾善曰毛萇詩傳曰髦俊也

周易曰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失位無應隱處丘園蓋象衡門之人道德彌明必有

束帛之聘戔戔委積之兒也鄭玄曰秀士有德行道藝者也尚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定命

向曰此章明世有賢人但膺時而用耳髦俊俊人也秀美也大人天子也言俊人世世皆有丘

園之美亦逢時而出故聖主明王之興賢臣亦相應而起豈拔之於地下降之於天上擢拔也

昊天也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
是以俊乂之數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

鳳舉之使

善曰言末代闇主崇神弃賢故俊乂無翹車之徵金碧有鳳舉之使也毛

萇詩傳曰適之也毛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

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漢書曰或言益州有金馬

碧雞之神可醮而致於是遣諫議大夫王褒使

持節而求之班固功德論曰朱軒之使鳳舉於

龍堆之表濟曰此章明昏主弃賢良親邪媚

數澤也翹車使車也金馬碧雞神名鳳舉使者

如鳳鳥之舉也言昏主所遺者未為非賢所重

者不必適理何者俊乂之人隱於數澤則不蒙

招引精怪之神處於山巖則發使徵求之

也漢使王褒迎金馬碧雞神於蜀是也

臣聞祿放

五臣本作施字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

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

敝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劉曰寵謂五侯以親謂

三卿言三桓專魯而哀公見逐五侯用權而漢氏以亡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放依也論語孔子曰政逮大夫四世夫三桓子孫微至八孔安國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也東國謂魯也法言曰夷惠無仲尼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也臣漢書曰成帝悉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王商時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道五侯廣雅曰軌迹也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春秋命歷敘曰五德之運應錄次相代也良曰此章明權在寵臣則國危矣隆盛也言卿大夫稱家三卿謂孟孫叔孫季孫世及謂相承不絕也五侯謂王商王立王譚王逢王根也軌跡也陵謂頽毀也言權盛於寵臣祿厚於私親非家國舉選之道魯君之奔漢祚中缺蓋由是也

臣聞靈輝朝覲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

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

無匱於心

善曰至道均被萬物取而咸足淳化普洽百姓用而不匱猶靈耀觀而品

物納光清風流而百籟含響也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灑許慎曰灑猶泚也翰曰此章明聖人以百姓心為心則萬物各得其所矣靈輝日也觀見也灑猶散也程量也夫日之朝見隨隙穴大小而納照風之夕散因形物巨細而賦音亦猶至德之君化及萬物各盡其分故百姓無匱乏也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綱羅雲不必招鳳

是以巢箕之叟不眄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

傳巖之夢

劉曰古之隱人結巢以居故曰巢父或言即許由也洗耳一說巢父也記

籍不同未能詳孰是又傳說築於傅巖而精通
武丁言巢許真心長往故無發夢之符善曰
頓猶整也說文曰振舉也陸云洗渭而劉之意
云洗耳據劉之意則以洗渭為洗耳乎呂氏春
秋曰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
於夫子許由遠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琴操曰
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
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不洗耳後世有何徵
魏子曰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存已不
甘祿位洗耳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高也益部
耆舊傳秦密對王商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
洗其兩耳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
也及堯讓位乎許由也由以告巢父馬巢父責
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揚若名令聞
若汝非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
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
聞許由之為堯所讓也以爲汙乃臨池水而洗
耳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泊

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不肯就時人高其
無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恥聞
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
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凡書傳
言許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范曄後漢書嚴子
陵謂光武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
何至相迫乎然書傳之說洗耳參差不同陸既
以巢箕為許由洗耳為巢父且復水名不一或
亦洗於渭乎銑曰此章明大賢不可以禮法
而致能以至道招之則無不至矣頓致網網也
巢巢父也箕山名野顧也幣帛也洗渭或云許
由洗耳於渭水傳說也隱於傅氏之巖見夢
於高宗高宗徵之為相龍鳳喻賢人也言下網
振網不可致之亦由巢父不顧束帛之聘許由
不感時君
之夢也

臣聞鑒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

也有畔而眡視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

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

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劉曰鏡質薄而能照目形

小而能視以其精明也故聖人以至精感人至

神應物為樂不假鐘鼓之音為禮不待玉帛之

物此所感之至也善曰廣雅曰鑑謂之鏡莊

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又曰壺子曰吾示

之以天壤司馬虎曰壞地也論語子曰禮云禮

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向曰

此章明聖人化物當以道德不以威儀也鑒鏡

也精謂鏡器謂目也凱大也鐘鼓樂也玉帛禮

也夫鏡之質薄目之形小所以能照深視遠者

以有精明之德聖人能體此精明之德則不假

禮樂之化而天下自樂也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

是以都人冶容不悅西施之影五臣本乘馬班

如不輟太山之陰劉曰美女之影不惑荒嫗之

虛實之驗在茲也善曰周易曰慢藏誨盜冶

容誨淫潛夫論曰夫圖西施毛嫗可說於心而

不若醜妻陋妾而可御於前也周易曰乘馬班

如王肅曰班如繁栢不進也呂氏春秋曰審堂

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高誘曰陰畧影也濟

曰此章明積實而小勝名虛而大也都美也景

謂畫象也班如馬不進兒輟止也太山東岳也

陰影也言積微實必感動於物崇廣虛不能移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

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繁絃

所思劉曰此章言賢明有才不遇知者所以自古為難芬芳之氣罕有而幽蘭豐其氣才

明之術所希而賢人懷其術然則繁曲之絃無

繞梁以盡妙不世之姿寡明時以取窮善曰

劉云繁曲之絃謂絃被繁曲而不甲者也言繁

曲之絃思繞梁以盡妙以喻藏器之上願明時

以效績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何休公羊傳曰

充滿也周易曰君子載器於身尸子曰繞梁之

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為傷義故不聽

也良曰此章明應物有方則無難矣充滿也

幽蘭香草也韓娥善歌餘聲繞梁言應物有法

居難亦易畜才於身者候時而行求滿堂之香

非幽蘭則難致歌聲繞梁者彈絃之人思與合

曲亦由明主捫理非賢不可賢人在世亦明主

所思與之

共理也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

是以陵飈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劉曰鸞鵲能飛不假風力鳴鴉夜見豈藉還躍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夷險而不屈何以異哉

善曰莊子曰鵲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凌風而起鳴鶴夜撮蚤察毫永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

殊性也高誘曰鳴鶴謂之老菟鶴音休蚤音瓜翰曰此章明賢人遇時則通故無窮屈

風也曜夜之目謂能夜視也倒日過日也貧者隨時應變故無窮屈也言有陵飈之翻者不求

反風之力也夜見於物者不思迴日為明喻賢人居亂闇之時用情與太平之世同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

是以柳莊黜殞非食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

先茅之田

劉曰夫黜尸以明諫觸車以進賢並發之於忠誠豈有求而然哉善曰

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然經籍唯有史魚黜殯非是柳莊豈為書典散亡而或陸氏謬也左氏傳曰晉侯賞相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士子之功微子吾喪伯氏矣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穆公為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檻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禽息薦伯里奚繆公出當門仆頭碎首以達其友應劭漢書注曰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門而對云觸車未詳其首左氏傳

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也銑曰此章明貞義之臣諫君舉賢皆發自深衷而不求於封賞也瓜衍晉侯賞士伯縣名先茅襄公賞胥臣縣名也昔衛大夫史魚病將死謂其子曰我不能進蘧伯玉之賢退彌子瑕之諂死當殯我於側室足矣是黜尸於側室以進賢也今言柳莊則無黜尸進賢之道是陸生之誤也禽息薦百里奚於繆公繆公不用乃碎首以達之言此二人碎首黜尸並發於忠貞之志以進賢明豈有求於爵賞也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

五臣本作暉 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後又之

臣屢抱後時之悲 善曰言讒人在朝君臣不隔明君時有蔽壅喻利眼臨雲

而息照俊以後時而屢歎喻朗王蒙垢而掩輝
論衡曰日月猶人之有目任子云日月天下眼
目而人不知德抱朴子云日月之蝕乃至於盡
天何為當故壞其眼目以行譴人乎尸子曰鄭
人謂玉未理者為璞 向日此章明讒臣在朝
壅蔽明君故令賢者不得用也利眼目也天有
日月如人有眼故以日為利眼也此喻君也雲
喻讒臣也璞玉也以喻君子蒙垢謂讒言所汙
之也夫雲翳於日則不能照垢汙於玉則不能
光亦猶明主賢臣遭讒邪壅蔽不能申聖明之
德故數有失時
之悲後失也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五臣本
於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
年善曰香以燔質而發芳絃以特絕而流響喻
貞女沒身而譽立烈士效節而名彰也上林

賦曰酷烈芳郁王逸楚辭注曰委弃也楚辭曰
五音紛其繁會 濟曰此章明烈士貞女身死
而後名彰言香委火而香芳音以絃急而繁亦
猶烈士貞女沒身知節於當年而後成其名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足
是以三晉之強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

陽五臣門之哭善曰晏嬰立威於樽俎子罕勸

不撓良宰貞臣有效於斯者也按晏子春秋曰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觴之范昭起曰
願得君之樽為壽公命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
徹去之范昭不悅起而舞顧太師曰為我奏成
周之樂太師曰有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
齊未可并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
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謀孔子聞曰善不出樽
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禮記曰

晉人之覩宋者友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規國乎史記曰韓哀侯魏武侯趙敬侯共滅晉三分其地故曰三晉陸氏從後通言爾非謂平公之日已有三晉之名也良曰此章明忠良在朝不假威力而服敵國也言此二人脩身衛主執禮節於樽俎哭介夫於楊門雖三晉之疆千乘之勢不敢加兵於齊宋也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

是以言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脩短可命

善曰此言取其正專而已豈復係門闊乎妻敬一言漢以遷都醜女暫說齊以為后亦猶鼓缶而會時搖頭而韻曲也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翰曰此章明取人之才隨其所長不待備具而後任也洪大韻調詠歌也言樂音大小雖異俱合於調舞容俯仰殊體必依於歌士

有言適於事德合於道才雖精麤長短不同皆可命而用之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

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劉曰此言

物有因而易彰也善曰乘猶因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孫卿曰吾嘗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銑曰此章明賢人負德當際會而成也徽美俟待也言雨之灑潤聲之音響必資風雲而後芬美流遠也亦猶德教待賢而後濟賢人因時而後彰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救於遲

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

之機

劉曰此言為事非虛立功須實故三章設而漢隆玄言流而晉滅此其驗也向曰

此章明有言而無行者不可用也虛器謂畫器也言循畫器者不堪應受盛賞空言者不足理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賜谷

善本作湯字

之畧揮翮生

風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

而助洪

劉曰物有小而益大不可忽也若緹縈獻書而除肉刑此其例也

善曰論語

宰予曰鑽燧改火楚辭曰後飛廉使奔屬王逸曰飛廉風伯也濟曰此章明人有小能者亦可助成大功也燧鑽火木也賜谷日出處畧日影也飛廉風師也毗贊瑣小也言鑽燧取火揮翮生風亦能續日畧之明繼飛廉之吹足明小能之人亦可贊助大業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

其涼是故

五臣作以

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

善曰春秋不以善惡殊其彫榮人君不以貴賤革其賞罰故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也薛君韓詩章句曰煦暖也良曰此章明人君賞罰不以貴賤而易常也煦蒸也蕭艾惡草芝蕙香草墜落肅嚴普徧洪犬也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

五臣作慣

道繫於神人亡

則滅是以輪匠肆日不之奚仲之妙瞽叟

五臣作史

清耳而無伶倫之察

善曰此言事在外則易致妙在內則難精奚仲巧見

於器故輪工能繼其致也伶倫妙在其神故樂人不傳其術也杜預在氏傳注曰肆極也世本

曰奚仲作車尸子曰造車者奚仲也伶倫已見上文 翰曰此章明工巧可以習致妙道難以力求也慣猶善也輪匠輪扁也肆信也奚仲造車者瞽無目人也史樂官也伶倫黃帝樂師也言奚仲造車輪扁繼之不乏其妙瞽史靜耳不能得伶倫之妙是由工妙外物易善也聽聲繫神難成也人亾則滅明妙道則難傳也

臣聞性之所期

五臣本作斯

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

高一歸是以准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

必增輝

善曰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至其極也殊塗共歸雖方諸稟水於月而不

加於水之涼陽燧取火於日不加於火之輝也周禮曰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齋明燭共明水鄭玄曰夫遂陽燧也鑿鏡屬也取水者世謂之方諸

鄭司農曰夫發聲也明齋謂以明水滌染盛黍稷烜音燬 銑曰此章明貴賤雖異理極則同也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理至其極則同歸矣亦猶方諸取水於月陽燧取火於日其來雖高涼輝之性不加於尋常水火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

劉曰商鞅言帝王之術而孝公以之睡比其義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宋玉集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有遺行與宋玉對曰唯然有之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俚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既而陽春白雪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寡呂氏春秋曰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說而請之野人終不聽於是鄙人馬圍乃復

往說日子耕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
苗野人大悅解馬還之 向日此章明事至於
妙非常人所知也肆陳評言釋解也南荆東野
同善注言楚人共唱雅曲凡耳所不聽子貢雖
陳其芳義野人所不
善是事不適時也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絕
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

之風恒存動神之化已滅 劉曰周孔以禮樂訓世

白為辭故其辯難繼是以唐虞遠而淳風流存

蘇張近而解環易絕也 善曰字書曰薰火煙

上出也曹植魏德論曰玄晏之化豐洽之政尚

書益曰至誠感神 齊曰此章明教跡垂世者

可尋妙道在身者難繼也薰煙微驗操曲也玄

晏禮教也動神至道也言尋煙染氣煙息猶香

喻周孔雖死禮教之風尚在驗音錄響曲

終即絕喻堯舜去世至道之化乃滅也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

是以重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

善曰日月發輝既尋虛而捕影欲藏形託闇豈

得施其巧密乎以喻聖人正見既探心而明惑

欲隱情而倚智豈足自匿其事乎鄧析子曰藏

形匿影鬼谷子曰藏形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

重光曰也尚書五行傳曰明王踐位則日麗其

探賸但以無私之照無情之觀故物不能逃也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

是以四族放而唐劼二臣誅而楚寧劉曰凶邪亂正亦由

浮雲蔽天疾風激水故舜流四凶而朝穆穆楚戮費鄆而王道治也善曰尚書舜流共工于

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

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小雅曰劼美也二臣費無

極與鄆將師也左氏傳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

無極楚之讒人也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

殺連尹太子而弗圖將焉用之子常曰是瓦之

罪也乃殺費無極鄆將師盡滅其族以說其國

也翰曰此章明誅暴亂則主聖明矣霄天澄

淨也四族謂共工驩兜三苗鯀也二臣謂費無

極鄆將師也天水喻君也風雲喻亂臣也言去

風雲則天清而水平誅暴亂則君聖而時泰也

劼繼也故舜能繼唐因放四凶楚之載理由戮二臣也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眾聽

所傾非假百五臣本作北里之操萬夫婉變非俟西

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劉

物之企競由乎不足政之不治才不合時故也

心苟自足不假美女之麗用會其朝不勞稷契之賢矣善曰楊雄答客難曰工聲調於比耳張衡舞賦曰既娛心以悅目孟子曰西子蒙不

絜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趙岐曰西子古好女西施也鏡曰此章明君當隨時擢賢不必空慕古人也北里樂名操曲婉順變好俟待也西子西施也夫悅耳目者以適時而為美何必假北里之操待西施之容而後樂哉言聖人亦當隨世擢用賢良豈必遠思稷契而後成理也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已
所勗是以利盡萬物不能叡童昏之心德表生

五臣本民不能救棲遑之辱善曰下愚由性非假物所

移弊俗係時非克已能正是以放勛化被四表不革丹朱之心仲尼德冠生人不救棲遑之辱

漢劉向上疏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荅賓戲曰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

黔向曰此章明性愚不可以教變俗敝不可

以力移也勗勉勸明也童昏癡也表上也夫至愚之人非假物而能致其明至敝之時非克已

勉力而能正故唐堯能理天下不能化子之傲孔丘德上人倫不能克已之辱也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

五臣本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

時而謬劉曰檢謂定檢不測漫也此言畧景有節尺圭可以知其數深情難測淵識不

能知其心故光武蔽於龐萌魏武失之張邈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言循性守故天道可知

妄改常心乖性命之指蒼頡篇曰檢法度也濟曰此章明人事深遠不可抑知也循轉也檢

猶分也揆度也盈數長短之數也臆心謬誤也言天之運轉有定分故可察人之變易無常故

難明何者天道有定畧刻不差無恒之人心口相誤是明人心難知於天也

臣聞傾耳求音眠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

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

則並質不能共其休劉曰耳之與目同在於身而苦樂有殊不能相救良

由造化隔其通七竅理其用也善曰莊子曰
弃生以徇物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
能相通猶百官衆枝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也
良日此章明量才任人事雖勞不可以殊能兼
也優樂澄定徇營感憂塞隔也夫傾聽求聲者
則耳苦而目樂定心營物者則神勞而形安然同
在一身之上而休感異者
是天理殊宜造化自隔

臣聞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

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

故凌五臣本作陵霄之節厲劉曰名則傳之不朽窮則身居萬全故謂之勝

所以烈士貞女弃彼而取此也善曰周易曰
遯世無悶王逸楚辭注曰遯隱也論語子曰吾
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禮記曰幽居而不
淫漢書蒯通曰婦人有幽居守寡者毛詩曰有

女懷春吉士誘之廣雅曰矜急也勵高也
日此章明遁世不仕非樂幽隱貞烈之女豈樂
獨居知時不可仕知欲不勝名也言隱者豈性
如匏瓜繫在一處貞女豈不知懷春而好偶影
以時不可動故勵節
不可違故執操也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

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

士忘栢撥之君劉曰搖頭鼓缶秦之樂也秦人
樂之此故不願天帝之音故子

路之惠政卓茂之仁恕豐沛之甄復三者自足
其樂矣豈復思時雍栢撥之治哉善曰身蔭

既足故無假垂天之雲垂天言雲之大也莊子
曰北溟有魚名之鯤化爲鵬怒而飛翼若垂天
之雲家語曰子路爲蒲宰夫子入其境而歎子
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何也曰

吾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
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墟屋甚嚴草木甚茂此忠
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閑此明察以
斷其民不擾也范曄後漢書曰卓茂字子康南
陽人也遷密令視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
尚書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豐沛謂漢也相撥
謂殷也毛詩曰玄王相撥毛萇曰玄王契也或
者以密為密子賤但子賤為政雖則有聞以邑
對姓恐文非體也 銑曰此章明令長政和人
得其足矣鈞天中天也昔趙簡子夢游鈞天鈞
天為設廣樂也垂天雲謂大雲也蒲子路所理
邑密卓茂所理邑也黎衆也時雍太平化也豐
沛謂漢高祖也相撥謂激湯也夫聽足於音不
思廣樂身有所庇不假大雲亦猶蒲密衆人被
子路卓茂之化而忘太平之
風漢朝之士不思殷德也

臣聞飛鸞西頓則離朱與矇同矇蘇收察懸景

東秀則夜光與珽珠善本作匿耀是以才換世

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劭劉曰連若時來則賢明易與數逢澆禾則愚聖一揆

故堯在朝而舜登庸哀公居位而仲尼遂也

善曰飛鸞懸景皆謂日也日有御故云轡也頓

猶舍也西頓謂已夕也東秀謂旦明也廣雅曰

秀出也慎子曰離朱之明韓詩曰矇矇奏功薛

君曰無珠子曰矇珠子具而無見曰矇大戴禮

云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鄰

陽上書曰夜光之璧戰國策曰白骨疑象武夫
類玉張揖漢書注曰武夫石之次玉者 向日
此章明君暗而權臣任事則賢與愚同類矣飛
轡謂日也日有御故云日為君也離朱明目人
喻賢也矇矇謂盲人喻愚也懸景月也月象權
臣也秀出也夜光璧名喻賢也珽珠石名喻愚
也換易也困遲也夫日闇則明目與盲瞽同為
無察月出則夜光與珽珠咸歸匿耀亦猶世昏

則賢愚俱困逢時則賢者相繼而起劭繼也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僚素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

日月不能以形逃

劉曰寸管黃鍾九寸之律以灰飛所以辨天地之數即示

近之義也以至夏立丈二表於陽城表觀其影以知日月之度斯所謂託驗於顯者也善日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豐必周密布緹幔室中以木為暗每律各一內痺外高從其方位加律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按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鄭玄禮記注曰僚猶向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濟曰此章明

用人不假臨事而後知也但察志氣之近可驗心迹之遠也管律管也僚向也謂挿向地中候氣也欺誑也表以測日影言以寸管測天地之氣尺表候日月之形則天地不能誑日月不能逃而况人情能逃匿乎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已應物必究于變之容挾情適事

不觀萬殊之妙

劉曰常音謂君臣宮商之音夫絃節有恒清濁之聲難越對物

有恒則應化之功不廣然明鏡無心物來斯照聖人玄同感至皆應是以滯有之與懷豁道難得而校也善曰文子曰事猶琴瑟每終改調淮南子曰鏡不設形故能形也高誘曰鏡不豫設人形見清明以待人形形見則見之鵬鳥賦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淮南子曰隔而不通分

為萬殊 良曰此章明聖人以道御物不私其情故無不應也畜積也究盡也絃有常音曲終則異以挾政易之情故不能見其妙鏡無積影觸形則照以合應物之體故能盡其容言聖人亦猶鏡也

臣聞祝敵五臣本作圍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鼈鼓踈

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

審其會劉曰夫道上環中理貴持會希發而節樂者繫一祝之功也一契而御衆者聖

人之能也善曰廣雅曰踈進也翰曰此章明道雖少而合理者亦不可弃也祝圍止樂之

物鼈小鼓也夫祝圍鼈鼓音雖希踈皆和金石節序繁絃也言經營政化圖謀事物亦資合理

之事以審要會也

臣聞目無嘗

五臣本作常

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

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善曰言為政之恕已及物也耳目在身施之異務不以通塞之故而誅之於已是以存乎物者

豈求其備哉杜預左氏傳注曰嘗試也論語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安國尚書傳曰誅責也

銑曰此章明人無周材不可以責備也言目不堪聽耳不堪視斯乃在於一人之身猶不責其

通塞之故豈可求諸備於一人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

是以王鮪登俎不假烝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

銜燭之龍劉曰此欲令各當其所而無企羨之心抑之在鵬鷄之義也善曰杜預

左氏傳注曰肆放也左氏傳闕沒汝竟曰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而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猶足也周禮曰春獻王鮪劉邵趙都賦曰巨鼈冠山陵魚吞舟吸潦吐波氣成雲霧楚辭曰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曰以蘭香練膏也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其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也向曰此章明物各得所則無傾慕之心矣肆恣厭飽充足也王鮪魚名俎槃也吞波大魚也北方有無日之處有龍銜燭而照之夫放身而居恣口而食在於安飽為足亦猶俎登王鮪者不得待吞波之魚也室照蘭燈者無假燭龍之光之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善曰楚辭曰衝風起兮橫波王逸曰衝隧也言及遇隧風大波涌起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淮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

蕩也乘廣雅曰漂激也易聖人為理不可不慎風化也龍舟畫龍於舟也**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善曰法言曰能動輦贖也洞疾兒也楚辭曰夏屋廣大沙堂秀莊子云風謂蛇曰折大木飛大屋唯我也良曰震風大風也洞疾夏大傾側也**何則牽乎動則靜凝**劉曰言水波靜而舟定故曰靜凝也善曰屋雖靜而為動之所牽則靜止而為動也鄭玄儀禮注曰疑止也自定之兒也**輪曰凝止也**舟牽水是動也以波安而反靜止也**係乎靜則**

動貞劉曰言屋係乎地風動而屋傾是動貞也善曰舟雖動而為靜之所係則動正而為靜也周易曰貞正也然此文勢與上句稍殊不可以文而害意也**銑曰貞正也屋係於地是**

靜也風震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冶容之悔淳

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

劉曰此謂物無常性惟化所珍故木本驚

蕩風靜則安屋本貞堅風來則傾亦由貞專之
女值淫奔之俗或有桑中之心凶虐之人被淳
風之化當挾賢士之義善曰言舟本搖蕩流
靜則安流為水及風誤也悔當為誨曾曾參史
史魚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向曰
殷盛也盜跖東陵大盜也曾參史魚廉絮之士
也言人無常性善惡在於化也水本漂蕩風靜
則安屋本堅正風漂則側猶貞女之心因淫風
而倡蕩大盜之性
遇淳化而廉絮也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

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亡簪

善曰言人居窮則志篤處達則恩輕是以楚君
施轡激三軍之澆俗少原流慟謂輕薄之類風

賈子楚昭王與吳人戰軍敗走昭王亡其跣屨
已行三十步後還取之左右曰大王何惜於此
昭王曰楚國雖貧豈無此一跣屨哉吾悲與之
借出而不與之借返於是楚俗無相弃者韓詩
外傳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
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婦人對曰鄉者刈
著薪而亡吾著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著薪而亡
著簪有何悲也婦人曰非傷亡著吾所以悲者
不忘故也濟曰此章明故舊不可忘也服用
遺弃也墜屨忘簪同善注言人達時所用或有
可弃貧賤之交在於貴難忘故楚王之
悲少原流慟蓋欲激厲澆俗也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

五臣本作不

應感以其方雖

微則順是以商飈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

條必降彌天之潤故闇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

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劉曰傷風漂蕩本無與雲之候暗君政亂不能懷百

姓之心至谷風習言必陰必雨明主在上則天下自安也善曰毛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毛萇詩傳曰乘升也洪範五行傳曰雲起於山而彌於天鄭玄周禮注曰彌徧也良曰此章明君行暴急之政則不能懷百姓也商賤秋風也谷風東風也彌猶徧也峻高也夫秋飈吹山不能與雲疾不應也東風動條則必降雨微而順也亦猶闇者法繁而人不從明者事約而功高大也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

劉曰殷墟謂紂也周京出王也弃性逐欲遂令

身死國家為墟故紂子悲麥秀而悲殷周大夫見禾黍而悲感者也善曰夫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故性充則國與情侈則國亂二王皆弃性而縱欲所以滅亡也詩序云彷徨不忍去而疑佇立之跡然序又云盡為禾黍豈得佇立哉翰曰此章明情欲縱則必喪身亡國也殷謂紂周謂幽王也微子過殷墟見麥秀於舊居而悲周大夫過周京感黍苗而歎夫煙能生火性能生欲火順則煙滅欲深則性亡亦猶殷周之君縱欲隕身喪國使二賢感歎也宮室盡為禾黍故無佇立之跡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

是以鳥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賁鼓密而

含響朗笛踈而吐音

劉曰賢聖之道動合物宜隨俗沍隆用行其政取其

濟物而已由求鳥必高其繳漁魚必沈其網也
善曰爾雅曰大鼓謂之鼗實與鼗古字同鄭玄
禮記注曰密之言閉也說文曰踈通也 銑曰
此章明聖人不枉物從已故所適必通也繳射
也網網也大鼓曰賁朗明踈通也夫鼓角爲器
有通有塞故使任各異而聖人用心俯仰順物
升於雲則爲繳沈於淵則爲網故物不能逃而無不通也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

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貴五臣

重於身故臨川有投迹之哀善曰性命之道合

則生重利不以利喪生是理之所守道之所閉
也以身方義則義貴身而以義弃身是勢之所
奪權所必開也是以據圖無揮劍之痛以利輕
於生臨川有投迹之哀以身輕於義文子曰左

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執其喉愚者不爲身貴
乎天下也死君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於身故
也天下大利也比身則小身所重也比義則輕
臨川自投謂北人無澤也莊子曰舜以天下讓
其友比人無擇比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
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
也 句曰此章明賢者重義而輕身也文子曰
左手據天下圖右手劓其喉愚者不爲也舜讓
天下於友比人無擇無擇曰欲以辱行漫我因
自投清冷之泉夫理言可守者爲勢力所奪道
有可閉者爲威權所開是以據圖之人揮劍不
痛以利輕身也投川之士死而可哀者輕身徇
義也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
應玄旨以天地之蹟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

五絃劉曰事得其要雖寡而用博易之六爻該
曰玄遠也小雅曰隤深也周易曰大明終始六
位時六五絃琴也歸田賦曰彈五絃於妙指
濟曰此章明事能通變者雖小可以窮大也器
用玄遠曠深該備也夫事有變要所用淺約通
乎玄遠者亦猶易著六爻備
於萬象琴張五絃摠於衆聲

臣聞画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
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劉曰此言令人尋本而弃末也善曰法言曰
或問經難易曰其人存則易亡則難良曰此
章明弃虛收實也圖畫也言人圖形於影不得
容媚察人於灰無見赫烈若信虛言不能存道
亦猶畫形於影不至其質也造至也
五臣本此段在通於變者一段前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踈神藏於形雖近則密
是以儀天步畧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
難察劉曰天布列象物所以知其度此即遠猶
踈淵之積水人所不能測此即藏於器也
善曰儀猶法象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步推也
說文曰畧日景也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
百步之外下於水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
也其勢難覩也翰曰此章明事遠者不必難
知近者不必易察也儀法步推畧影脩長揆度
也夫天體雖遠可以法推者踈而易知神機至
近非能理契者密而難測故理
人用心不重其大不輕其小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酒陰凝地無累
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疆不能反蹈海之志漂

櫓善本作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善曰言勢有極也虐暑涸

陰之隆不能易火冰之性吞縱漂鹵之威不能移貞介之節淮南子曰夫寒之與煖相反寒地坼水凝火弗為衰其勢暴也事如下文吞縱謂秦也六國為縱而秦滅之故曰吞縱過秦曰秦有并吞八荒之心史記曰魏將軍新垣衍說趙使尊秦為帝魯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即辯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尚書序曰武王伐殷尚書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櫓說文曰漂浮也史記曰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以平殷亂伯夷叔齊恥之隱於首陽山及餓且死作歌其詩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 銑曰此章明士有執節者不可以威力移也虐毒也陵原也關東諸侯合縱拒秦而秦吞併之蹈海謂魯連

隱於海也櫓大楫也武王伐紂流血漂櫓西山首陽山也夫冰之性寒毒暑不能滅火之性熱凝陰不能累亦猶秦皇之疆不能迴魯連之志周武之威不能屈伯夷之節也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

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

劉曰金為火所流海為寒所凝此是理開而常達也然則能流金而不能焚景能凝海而不能結風此理閉而所窮也 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數術也 向曰此章明理有定分不可越也言火之流金寒之凝海乃理開常達之道是以能之至於焚景結風則數塞必窮之義由是也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

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

不凋寒木之心由劉曰夫冒霜雪而松柏不彫此

也雞善伺晨雖陰晦而不輟其鳴此謂時累不

能淫也善曰莊子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

易無受人益難淫猶侵也法言曰震風陵雨然

後知厦屋幘幘李執曰陵雨暴雨也幘莫經切

幘莫公切濟曰此章明貞操之上時亂不能

易其節也足於性謂松柏也天損謂霜雪也貞

於則謂雞鳴也時累謂風雨也喻君子邪亂不

能侵其明節亦猶風雨不能誤雞鳴霜雪不能

凋松柏也

淫侵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六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 註

箴

女史箴一首

善曰曹嘉之晉紀曰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也

張茂先

良曰女史女人之官執彤管書后妃之事華懼后族之盛故假

女史作箴以戒後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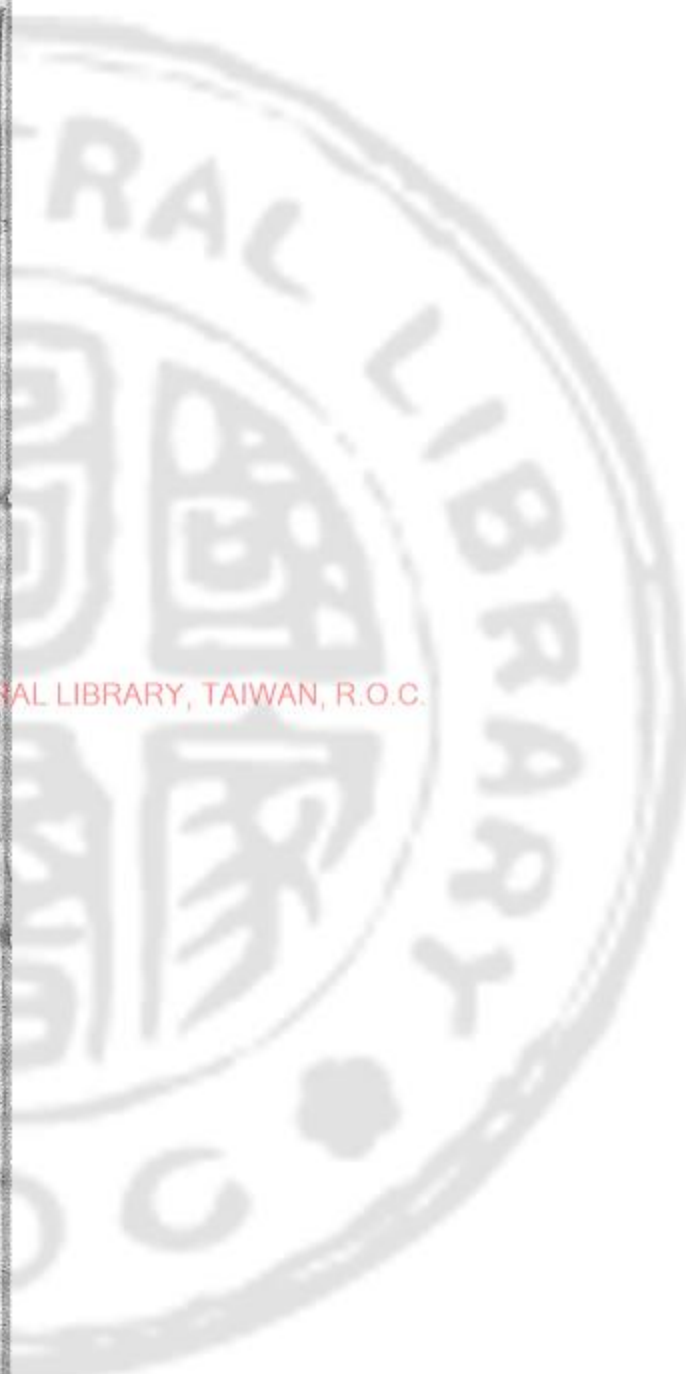
茫茫造化二儀既

五臣本作始

分散氣流形既陶既

甄

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



兩儀 又曰家語孔子曰地載神氣流形庶物

無非教也漢書董仲舒曰泥之在鈞唯甄者之

所為如淳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也 翰曰茫

茫廣大兒二儀天地也陶甄謂陶人為瓦器也

言天地散氣流而為 在帝庖羲肇經天人爰始

形有似陶人為氣也

夫婦以及君臣 善曰周易曰包犧氏之玉天下

類萬物之情也 又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

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

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銑曰包犧

伏羲也肇始經治爰於也言伏羲始治天下於

是立夫婦君 家道以正而 五臣本 王猷有倫曰

臣之道也 無而字

周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毛詩曰王猷允 婦德

塞猷與猶古字通 尚曰猶道倫治也

尚柔含章貞吉 善曰周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

發也 濟曰言婦德尚柔 婉嫕 淑慎正位居

順也易曰含章貞吉也

室 善曰漢書曰孝平王皇后為人婉嫕有節操

服虔曰嫕音翳桑之翳曹大家烈女傳注婉

柔和嫕深邃也毛詩曰淑慎爾止周易曰女正

位乎內 良曰婉順嫕靜淑善也正位謂皇后

也 施衿結褵 虔恭中饋 善曰儀禮曰女嫁母

之夙夜無違父母之誠毛詩曰親結其褵九十

其儀毛萇曰褵婦人之幃也褵與離古字通也

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 翰曰褵纓也虔敬也

中饋酒食之事也女嫁母 施衿結纓曰勉之敬

也 肅慎爾儀式瞻清懿 善曰毛詩曰敬慎威儀

肅敬儀式法式 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相耳

用懿美也

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一主易心 善曰烈女傳曰

樊莊樊姬者楚

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狩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改又曰齊侯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曹大家曰衛國作淫佚之音衛姬疾桓公之好是故不聽以厲桓公也

玄熊攀檻馮媛趨進夫

豈無畏知死不恠

五臣本作吝字 善曰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圈鬪

獸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皆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熊婕妤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座故身當之帝嗟歎以此倍敬重焉 齊曰熊猛獸也美女曰媛言此人豈不懼為君致命知死不惜也吝惜也

班妾有辭割驩

五臣本

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

善曰漢書曰成帝遊於後

庭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好辭曰妾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

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乎 良曰同善注言此豈無思念於懷所割歡者防慮微遠也

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

善曰長楊賦曰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又曰周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蝕毛詩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鄭玄曰謂不明也 翰曰殺滅具偏也

崇猶塵積替若駭

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

善曰蔡邕女

首面一旦不脩飾則塵垢穢之人心不思善則邪惡入之人盛飾其面而莫修其心惑矣家語孔子曰容不可不飾也 銑曰輦廢也塵積成山喻積小善而成高德也言興德如為山之難廢似發機之易也 向日飾容謂理裝梳也飾性謂脩德行也

性之不飾或愆

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

善曰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

案者尚書曰惟狂克念作聖 齊曰愆失也 良曰芥藻謂修飾也克能也言修飾道德則為 聖 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則同衾以疑

善曰周易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 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 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 又曰徐幹中論 曰苟失其心同衾為遠 翰曰言善則遠亦應

背義則夫婦亦相疑 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善 疑同衾謂夫婦也 周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 辱之主 銑曰言榮辱在出言善惡也 勿謂幽

昧靈監 五臣本作鑒 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 幽昧 間也玄漠靜也勿以為間靜之處而以 無矜爾 為無知者神靈鑒聽不在響象而知也 無矜爾

祭天道惡盈 善曰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 濟曰矜大盈滿也言無以祭自大 天道惡 滿也 無恃爾貴隆隆者墜 善曰揚雄解嘲曰 炎炎者滅隆隆者

絕也 良曰隆隆 墜于小星戒 五臣本作 彼彼遂 善 盛也墜落也 毛詩序曰小星惠及下也詩曰嘒彼小星三五 在東周 易曰無攸遂王弼曰盡婦人之正義無 所必遂也 翰曰詩云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喻

羣妾隨 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也易曰無攸遂 在中饋 貞吉言 比心螽斯則繁爾類 善曰毛詩 盡婦人 之道 銑曰螽斯蚣蝓也

言無妃 忘故種類繁多而詩人引之以美后妃 也 驩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 善曰國語司空李 子謂文公曰男女

不相及 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 性韋昭曰畏黷其類也漢書曰孝成趙皇后 入宮寵 少衰而女弟絕幸妹弟專寵十餘年卒 皆無子也 向曰過分曰黷言歡不可過分寵

不可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

善曰文子老子曰天道極則反盈則損日月是也魯連子譚子曰物之必至理故然也齊曰

慢因專擅生損因盈滿至此理之固然也美者自美善曰翩以取尤列子

日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揚子問其故逆

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良曰翩輕也言美者

人各自為美懷輕薄治五臣本容求好君子所

之行者則自取尤過善曰周易曰慢藏誨盜

離結恩而絕職此之由治容誨淫漢書曰王立

與諸劉結恩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屬洩職汝之由翰曰言為妖治之容而求好者

是君子之離也結恩而中故曰翼翼矜矜福所絕者皆主在於此職主也

以興善曰太公金匱師尚父謂武王曰舜之居

乎懼不敢息銑曰翼翼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

史司箴敢告庶姬善曰毛詩曰靖恭爾位好是

正直毛萇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

向曰言守靖恭敬則榮望自期於汝身司主也庶姬衆妾也

封燕然山銘一首

并序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齊殤王子都鄉侯

暢來弔國憂實憲遣客刺殺暢發覺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

于請兵北伐乃拜憲卓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為副大破單于遂登燕然

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班孟堅

濟曰封者增高也燕然山名也
銘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
時固隨竇憲行
遂作此銘也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白

五臣本無曰字車騎

將軍竇憲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母梁
貴人為竇皇后所讚憂卒竇后養帝

以為已子即位改年曰永元又曰竇憲字伯度
女弟立為皇后竇憲稍遷侍中和帝即位太后

臨朝 良曰元長
也憲和帝長舅也

寅亮聖皇登翼王室

善曰尚
書曰三

孤寅亮天地弼予一人登翼謂登輔翼也 翰
曰寅敬亮信登升翼輔也言見敬信於君故升

為三公使
輔王室

納于大麓惟清緝熙

善曰尚書曰納
于大麓烈風雷

雨弗迷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銑曰乃
麓錄也言使大錄萬機之事也緝熙光明也

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

善曰范
曄後漢

書曰耿秉字伯初為執金吾與竇憲北擊匈奴
大破之左氏傳滅僖伯曰三年而治兵杜預曰

三年而大習出曰訓兵 向曰耿
秉為執金吾禦禁也朔方北方也鷹揚之校螭

虎之士爰該六師

善曰毛詩曰惟師尚父特惟
鷹揚史記曰武王乃作泰誓

曰勗哉夫子尚相相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徐廣
曰此音訓並與上同也毛詩曰整我六師 齊

日鷹揚螭虎言士卒驍勇也
爰於該備也六師六軍也

暨南單于東胡烏

相西戎氏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

善曰范
曄後漢

書曰南單于休蘭尸逐侯鞬單于屯屠河立時
北虜大亂南單于將討并北庭上言願發國中

諸部胡會虜北竇太后從之 良曰暨
與也與戎羌君長合擊匈奴驍俠也元戎輕

武長轂四分

善曰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孫吳兵法曰有革有蓋謂之武剛車者先驅轂

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

也四分謂布於四面也

雷輜蔽路萬有二千

也勒以八陣泣以威神

善曰雜兵書八陣者一

北陣四曰牡陣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

陣八曰鴈行陣

向曰注與善同泣臨也謂勒

八陣之勢以

威神臨之 玄甲耀日朱旗絳天

善曰漢書曰

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天朱旗翳日

作陵 高闕下雞鹿

善曰漢書曰遣將軍衛青出雲中

至高闕臣讚曰山名也范曄後漢書曰憲與匈奴萬騎出朔方雞鹿塞

瀝皆 經磧鹵絕大漠

善曰說文曰鹵西方鹹地

軍絕漠臣讚曰沙土曰漠直度曰絕也

斬温禺

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鏐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匈奴其大臣次左右日逐

王次左右温禺鞮王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

于者也其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

鏐 然後四校橫徂

善本作星流彗掃

行也星流言疾也彗掃言

除也此並威武之盛矣 蕭條萬里野無遺寇

濟曰蕭條萬里空遠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

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

良曰區亦城也殫盡也旃旗也言既平匈奴考

書傳驗圖際覽

遂踰涿

丁角邪跨安侯乘燕然曰善

匈奴中山山川也范曄後漢書曰渡遼將軍鄧鴻與後諸軍皆會涿邪山又曰南單于上言北單于創刈南兵遯

逃遠去依安侯河西翰曰踰跨皆越也躡冒

墨 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

善曰漢書曰頭曼單于有太子曰冒

頓冒頓以鳴鏑射殺頭曼遂自立為單于冒頓死子稽弼立號曰老上單于又曰匈奴正月諸長小

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龍音龍 銑曰躡踐焚燒也冒頓老上匈奴君

長號也區落部落也將上以據高文之宿憤光

祖宗之玄靈

善曰祖高祖也宗太宗文帝也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

城為匈奴所圍七日又文記曰匈奴攻朝那塞殺北都尉徐廣曰姓孫也 向曰據舒也高祖

為匈奴圍於平城文帝時匈奴殺北地都尉印言今誅之是舒高祖文帝之宿怨光祖宗之神

靈也憤怨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

天聲

善曰其泉賦曰天聲起兮勇士厲 濟曰恢大拓開也言下固子孫大開境宇振我

天子之聲也茲可五臣本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

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善曰漢書揚雄

上疏曰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刊石削石即謂立銘也 良曰咨嘆美也刊

削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

善曰

毛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又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翰曰鑠美勦絕也言美我王師征伐

荒裔絕於凶虐也。奠其貌兮亘地界封神兵兮建隆竭。善曰說文曰碣立石也。碣與碣同音義曰渠烈切。銑曰夔邈皆遠也。亘徧也。神丘蕪然山也。建立也。隆高也。碣碑也。熙帝載兮振萬世。善曰尚書曰有載。向曰熙廣也。言廣帝之年威振萬世。

座右銘一首

崔子玉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舉茂才。為汲令。遷齊北相。疾卒。齊曰范曄後漢書云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好學。舉茂才。為汲令。兄璋為人所殺。瑗遂手刃其仇。亡命蒙赦。而作出作此銘以自戒。常置座右。故曰座右銘也。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

勿忘。善曰戰國策唐睢謂信陵君曰人之有德於我不可忘也。吾之有德於人不可不忘也。

世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聲譽也。隱心而後

動。謗議庸何傷。善曰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周

心而後語。呂氏春秋曰內反於心不慙然後動。也。翰曰隱度庸常也。言能度心而動謗議常

理何能傷人乎。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善曰越絕書

實者減。聖人不使名過實。家語孔子曰聰明叡

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銑曰臧善也。

在涅貴不淄。曖曖内含光。善曰論語子曰不

昭不如月之曖曖。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向曰涅黑泥也淄黑色也暖闇昧兒言在俗不染外如闇昧內含光明也柔弱生之

徒老氏誠剛疆也善曰老子曰人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也

又曰柔弱勝剛強河上公曰柔弱者久長剛強者先亾也濟曰老子云柔弱者生之徒剛疆者死之徒言以此誠世人也

夫志悠悠故難量善曰論語曰閔子侍側問問由也不得其死然鄭玄曰行行剛疆兒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也良曰行行剛疆兒鄙夫謂庸鄙之人也言庸人為剛疆之志悠悠然其禍故重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也悠悠長遠之兒也

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老子曰知足不辱

翰曰君子慎言語節飲食祥善也知

足不辱故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芬善曰王蒼

勝不善也銑曰苟且恒常也

劍閣銘一首

張孟陽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張載父收為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劍閣銘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雋石記焉向注同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善曰楊雄益州箴曰巖巖

日巖巖積石兒也濟曰巖巖積石兒梁山梁州山也峩峩高兒

遠屬荆衡近

綴岷嶓音波善曰尚書曰荆及衡陽惟荊州孔

書曰岷嶓既藝良曰蜀綴皆連也荆衡岷嶓皆山名

南通印夔北北達

南通印夔北北達

褒斜

善曰漢書音義服虔曰邛蜀都西部也樊褒谷口南口曰褒北口曰斜也 翰曰邛山名變蠻夷國名也達亦通也褒斜谷名也

過彭碣高踰嵩華

善曰劉淵林蜀都賦注曰岷山都安縣有兩山相對立如

關號曰彭門孔安國尚書注曰碣石海畔山也 銑曰彭門碣石二山險故以狹比之嵩華二山

名踰惟蜀之門作固作鎮險可為固也 是曰越也

劔閣壁立千仞

善曰酈元水經注曰小劔戍北去大劔三十里連山絕峻飛閣相通故謂之劔閣

如劔其勢如閣壁立謂峻也千仞言高也 窮地

之險極路之峻

善曰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 曰言窮盡地之險 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

極道路之峻也

漢開自有晉

善曰閉由劉備故曰往漢開自鍾會故曰有晉也鍾會之伐蜀雖在

魏朝政由晉王故歸功於晉也 翰曰蜀人負此險固故遇濁世則逆而拒之逢清時則順而

歸之閉謂漢末劉備據而叛也 秦得百二并吞

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

善曰漢書田青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

秦中持戟百萬齊得十二此所謂東西秦也 銑曰秦地險以二萬之衆可敵百萬故能吞諸

侯也齊亦負海之險以二萬敵十萬故能疆大也田生謂肯也 獻籌謂獻策於漢高言齊秦形

勢之矧茲狹隘土之外區

向曰矧况茲此也狹隘阻也區區域也言其

土地自在區 一 人荷戟萬夫趨 七起 七余反善

曹洪答文帝書曰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廣雅曰趨起難行也 濟曰趨起不進兒言負其險

阻一人荷戈萬善曰漢書夫不能進也

形勝之地匪親勿居田肯曰秦

王齊也良曰匪非也言非國親不可令居此

也險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

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善曰史

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笑曰美哉乎

河山此魏國之實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

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此險也德義不修

禹滅之夏桀之君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

穹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

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

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

舟中之人盡為敵國武侯曰善翰曰喜歎也

同善注洞庭湖名孟門山名自古迄今天命匪

不祀謂不得祀其先人也

易馮阻作昏鮮不敗績善曰尚書曰爾亦弗知

曰凡師大崩曰敗績杜預曰喪其功績也銑

曰迄至昏暴鮮少績功也言天命不易馮險難

而作暴亂少公孫既滅劉氏銜壁善曰范曄後

為導江卒正假稱蜀都太守自亡為天子漢使

諱禪先主子也魏使鄧艾伐之後主輿櫬自縛

指壘門左氏傳曰楚子圍許偃公面縛銜壁

向同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善曰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范曄後漢

書陳忠上疏曰覆車之軌其迹不遠齊曰言

公孫述劉禪是覆車之跡無或重履

石闕銘一首

并序

陸佐公

善曰劉璠梁典云陸倕字佐公

吳郡人也少篤學善屬文仕至

太常卿詔使為漏刻石闕二銘冠絕

當時賜以束帛朝野榮之良曰同

善注此石闕在端門外夾道而

置之其上隱起奇獸異禽之狀

昔在

五臣本作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

黜夏政

善曰尚書帝曰舜汝陟帝位正月上日

且受命于神宗

墨子曰紂之亂武王理之當此

之時時不渝而人不易上變政而人改俗尚書

日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翰曰格至也文祖

神宗皆舜禹受命之所也周武王也商紂也湯

天乙也黜退也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干戈

也夏桀也

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干戈

而亂緯冥合天人啓慧

巨史克明俊德大庇生民

其揆一也

善曰舜禹揖讓也湯武干戈也言揖

為一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

衡曰漢力勝周多矣舜以司徒受堯禪文王百

里武王為西伯襲文王皆有因緣力易為也孔

叢子曾子謂孔子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

詭此乃時也三國名臣序贊曰揖讓之與干戈

說文曰晷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

順軌四時和栗西都賦曰天啓之心人慧之謀

尚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左氏傳鄭子駟曰

以待疆者而庇民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

也銑曰革改也襲猶繼也晷影也緯星也謂

日月星皆有祥瑞之色也啓開庇覆也言舜禹

揖讓而禪湯武干戈而伐其道雖殊至於應天

地之運開人神之謀明用

在齊之季昏虐君臨

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善曰吳均齊春秋曰東昏

侯蕭寶卷高宗第二子也

高宗崩太子即位左氏傳日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 向日季末也昏闇虐暴也謂齊東昏侯為君臨人不道專為暴虐也書曰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也刑酷然炭暴踰

膏柱民怨神怒眾叛親離踏地無歸瞻烏靡託

善曰六韜曰紂患刑輕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鄭玄尚書五行傳注曰民怨神怒左氏傳眾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忍眾叛親離難以濟矣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又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齊曰紂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東昏侯之酷暴甚於銅柱使人神怨怒親人離叛也踏累足行也人皆怕懼累足而行恐陷刑網也詩云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言烏歸富人之屋亦猶人望明君而歸於是皇帝拯之也靡無也怨歎而無所託也於是皇帝拯

之乃操斗極把鉤陳冀百神禔是萬福

帝也斗極天下之所取法鉤陳兵衛之象故王者把操焉長楊賦曰高祖順斗極運天關樂汁圖曰鉤陳後宮也服虔漢書音義曰紫宮外營陳星毛萇詩傳曰翼敬也禮記曰禮行於郊百神受職焉漢書曰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禔福毛詩曰樂只君子萬福攸同良曰我皇謂梁武也拯拔操執也斗極之星天下取則鉤陳星名兵衛之象王者當執把焉翼敬也禔猶取也言敬於是字龍飛黑米虎神祇以取多福也

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

善曰謂舉義旗以伐齊也何之元梁典曰齊明帝崩遺詔授高祖雍州刺史永元二年十一月高祖擁南康王寶融以主號令以高祖督前鋒三年十二月義旗發自襄陽已酉檄京師東都賦曰龍飛白水陳孔璋為袁紹檄豫

高宗崩太子即位左氏傳曰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 向日季末也昏闇虐暴也謂齊東昏侯為君臨人不道專為暴虐也書曰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也**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怨神怒眾叛親離踏地無歸瞻烏靡託**善曰六韜曰紂患刑輕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鄭玄尚書五行傳注曰民怨神怒左氏傳眾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忍眾叛親離難以濟矣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又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濟曰紂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東昏侯之酷暴甚於銅柱使人神怨怒親人離叛也踏累足行也人皆怕懼累足而行恐陷刑網也詩云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言烏歸富人之屋亦猶人望明君而歸**於是我皇帝拯之也靡無也怨歎而無所託也**

之乃操斗極把鉤陳冀百神禔是**萬福**善曰我

帝也斗極天下之所取法鉤陳兵衛之象故王者把操焉長楊賦曰高祖順斗極運天關樂汁圖曰鉤陳後宮也服虔漢書音義曰紫宮外營陳星毛萇詩傳曰翼敬也禮記曰禮行於郊百神受職焉漢書曰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禔福毛詩曰樂只君子萬福攸同良曰我皇謂梁武也拯拔操執也斗極之星天下取則鉤陳星名兵衛之象王者當執把焉翼敬也禔猶取也言敬**於是**善本無**龍飛黑水虎神祇以取多福也**於是字

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善曰謂舉義旗以

典曰齊明帝崩遺詔授高祖雍州刺史永元二年十一月高祖擁南康王寶融以主號令以高祖督前鋒三年十二月義旗發自襄陽已酉檄京師東都賦曰龍飛白水陳孔璋為袁紹檄豫

州日雷震虎步並集虜庭尚書日黑水西河惟
 雍州沈約宋書日元嘉中割荊州之襄陽為雍
 州西京賦日千乘雷動萬騎龍趨楊脩許昌宮
 賦日掩曖低徊天行地止 翰日龍飛虎步喻
 聖人之起也黑水西河惟雍州梁武自雍州刺
 史舉兵故云雷動風驅盛疾兒天行地止謂法
 天地行 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祥龜
 正也

筮協從人祇響附 善日命旅誓衆也登壇祭天也杜篤論都賦日大漢開基

高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尚書帝命驗日太子
 發度河中流火流為烏其色赤鄭玄日以魚燎
 於天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尚書
 日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叶從吳質魏都賦
 日英雄響附 銑日旅衆也高祖斬白蛇屯黑
 雲登壇祭天也武王濟河火流為烏此聖人之
 祥瑞也龜筮謂卜也祇神 穿曾露頂之豪箕坐
 也響附謂如響應聲也

惟髡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 善日博物志日昔禹

平天下會諸侯會稽之野防風氏後至殺之夏
 德盛二龍降之使范成克御之以行域外既周
 南經防風之神見禹使怒而射之有迅雷二龍
 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死禹哀之乃拔其
 刃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為穿曾人去會稽萬
 五千里范曄後漢書西域傳論日自兵威之所
 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露頂肘行東向而朝
 漢書日高祖使陸賈賜尉佗自為南趙王賈至
 尉佗懸結箕踞見賈豪士賦序日援旗誓衆奮
 於阡陌之上趙充國頌請奮其旅于罕之羌漢
 書陳餘說陳涉日將軍被堅執銳以誅暴秦楚
 辭日矢之墜兮士爭先 向日穿曾露頂西南
 夷之風也箕坐惟髡南越之俗也援引奮振銳
 利也言遠夷君長皆引旗執利請振擊無道也

夏首憑固庸岷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 善日楚辭

日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曰夏首水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庸國名也岷山名也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齊曰夏首水口也謂薛天嗣守郢州庸岷謂蜀也協合抗舉也離心謂東昏侯也同德謂梁武也

嚴鼓未通凶渠泥首

善曰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左氏傳子重曰秣

馬利兵又趙宣子曰訓卒利兵軍戰今日嚴鼓一通步騎士悉嚴然鼓一曲為一通尚書曰殲厥渠魁張温表曰臨去武昌度得泥首闕下也良曰赫盛兒秣養訓教也言帝怒庸蜀將討之嚴鼓未通而凶惡之渠皆泥其頭面以降也

弘舸連軸巨艦接廬

善曰吳都賦曰弘軻連軸巨艦接艦鐵馬鐵甲之馬

范曄後漢書公孫瓚與子書曰屬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曰胡馬之千羣

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天朱旗翳日

弘巨皆大也舸軸艦艦皆船也鐵甲也言水陸發軍

折簡而禽廬九傳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

也王凌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凌自縛歸罪遥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不當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遂折簡者也廬江九九

江二郡名也伏滔正准曰廬九之間流弱兵死者十而七八馬漢書韓信曰三秦可傳檄而定

湘羅二水名也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

血刃過秦論曰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尚書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尚

書曰震澤底定

銑曰折簡謂策書檄軍書廬江九江二郡名湘羅二水名兵不血刃言不交戰也無遺鏃言不放箭也樊鄧巴黔皆郡名懷

來底致也言以威來之而致定也 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

似藩籬戰同枯朽善曰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為禮過秦

論曰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班固漢書贊曰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

向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藩籬言皆踈薄不固也枯朽言其易摧折

也 革車近次師營商牧華夷士女冠蓋相望扶

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簞食盈塗善曰鄭

注曰兵車革路也左氏傳曰凡師過信為次尚書曰王至于商郊牧野左氏傳曰孔子曰夷不

亂革尚書曰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漢書曰天子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又淮南王尚書曰越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西都賦

曰雲集霧散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

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小人也 齊曰革車兵車也次比也商商郊牧

牧野武王誓衆之地壺瓶屬簞笥也言師至齊境士女當以瓶笥盛其漿食迎我師於路岐也

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武安老懷少伐

罪弔民善本農不遷業市無易賈五臣本作價

侯曰天乙在薄夏桀迷惑諸鄰國緇負歸湯帝王世紀曰商容及殷人觀周軍之入見武王至

殷人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焉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利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論語

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人呂氏春秋曰桀

為無道湯立為天子夏人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肆也 良曰夏桀之時人皆附湯殷紂之時

人皆慕周今齊思梁德亦猶是也弔問也言安撫老少伐其罪惡問人勞苦使農市之人各復

其業也 八方入計四隩奉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

一日二日非止萬機 善曰河圖龍文曰鎮星光

領主郡國上計者又曰嚴助願奉三年計如淳

漢書曰光武平河北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

號漢書息夫躬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

而狎至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

皆入會而奉圖 而尊嚴之度不僭於師旅淵默

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

幄謀成凡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 善曰班固漢

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兒矣

運命論曰張良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

水莫之逆也范曄後漢書曰朱勃上疏訴馬援

寬曰謀如涌泉勢如轉規又光武詔曰將軍鄧

禹與朕謨謀帷幄決勝千里仲長子昌言曰運

籌於几案之前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後左氏傳

君子曰莒恃其陋不修其城郭浹辰之間而楚

克其三都杜預曰浹日二辰也梁典曰永元

三年十二月丙寅張齊殺東昏于舍德殿其夜

以黃油裹首繼而下尚書曰獨夫受洪惟作威

鍾士季檄蜀文曰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

於漢 向曰尊嚴淵默天子容儀也僭失也言

梁武雖居軍旅行陣之間不失天子容儀也張

良之策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規圓也思若轉

圓言易也張良運籌策於帷幄仲長統曰運籌

策於几案十二日日浹辰獨夫謂齊東昏侯也

授首謂引頸受斬也 乃焚其綺席棄彼寶衣歸璇臺之珠

反諸侯之玉 善曰六韜曰紂時婦人以文綺爲

席衣以綾紈者三千人又曰武王

文選卷之六

伐紂蒙寶衣投火而死帝王世紀曰王命歸旋
臺之珠玉說苑曰武王大敗殷人上堂見王曰
誰之玉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於諸侯天下聞
之曰王廉於財 向曰焚弃綺寶謂崇儉也帝
王紀曰王命歸璇臺之 指麾而四海隆平下車
珠玉於諸侯人咸喜也

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橫流功均天地明

並日月 善曰新序劉向曰先王之所以指麾而
四海賓服者盛德之至也孝經鉤命決

曰俱在隆平優劣殊流禮記曰下專而封夏后
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尚書曰一戎衣天下
大定尚書曰夏有昏德民墜塗炭孟子曰當堯
之時鴻水橫流汎濫於天下漢書曰德配天地
明並日月 濟曰塗泥炭火橫流大水也言齊
朝之人皆如陷泥墜火沒溺大水而武帝救之
也均於是仰協三靈俯五臣本從意兆受招

之玉納龍敘之圖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
地鑄演人君通靈之既交錯

同瑞劉琨勸進表曰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尚書
大傳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春秋
元命苞曰堯游河渚赤龍負圖以出圖赤如綈
狀龍沒圖在楊雄覈靈賦曰大易之始河序龍
馬維貢龜書 良曰協合也三靈天地人也堯
得舜而尊之贈昭華之玉赤龍負圖以瑞堯也
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 類帝禮宗光有神器升
受納者言升為天子

中以祀羣望攝袂而朝諸夏

善曰尚書曰肆類
于上帝又曰禋于

六宗國語富辰謂王曰光有天下而和寧百姓
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禮記曰
升中于天而鳳皇降左氏傳曰乃大有事于羣
望漢書徐樂上書曰南面負宸攝袂而揖王公
陛下之所服也論語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
夏之亡也 翰曰類禋皆祭名光明也神器天

子器也升中謂登中岳也祭祀羣望星辰山川也攝整也袂袖也諸夏中國也布教都

畿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典善曰周禮曰正月之吉始

和布教于邦國都鄙表淑謝中丞章曰懸法象闕班政甸衛東觀漢記段穎上疏曰先零東羗討之難破降為上策戰為下計周禮曰大司寇掌三典以佐王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也

班布也政法也方外四夷也協合南服緩耳西也上策謂降敵也刑平國用中典

善曰杜篤論都賦曰連緩耳鎖雕題呂氏春秋曰善為君者蠻夷反舌比服德厚也高誘曰夷狄

善曰杜篤論都賦曰連緩耳鎖雕題呂氏春秋曰善為君者蠻夷反舌比服德厚也高誘曰夷狄語言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說南方有反舌國本在前末到向喉故曰反舌也漢書曰匈奴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為室兮旃為墻杜

篤論都賦曰同穴裘揚之域共川鼻莫不屈膝飲之國向曰羈縻也餘皆遠國名

交臂厥角稽顙鑿空萬里攘地千都幕南罷鄣

河西無警善曰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額卑厥地禮記孔子

曰拜而後稽顙漢書曰通西北國張騫鑿空蘇林曰鑿開通也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公孫鞅為秦攘地千里漢書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匈奴遠逃而漠南無王庭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居一障間蒼頡曰障小城也漢書晉文公攘戎狄居於西河圖洛之間音銀謝承後漢書曰祝良為梁州刺史歷年無警

濟曰交臂屈膝謂臣服也厥角叩頭也稽顙拜也鑿空謂鑿山以通道也攘却也千都千城也罷鄣無警言晏清也

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志茲麗駭息此狼

顧善曰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尚書

守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

也忘息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

言無也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

曰保氏掌諫王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樂鄭

玄曰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護大武尚書

曰修五禮孔安國曰五禮吉凶兵軍嘉也漢書

曰高祖令張蒼定章程又曰蕭何次律令韓信

申軍法翰曰六樂六代之樂也五禮吉

凶兵軍嘉也程權量之平法也創制也置博

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

之學如市善曰漢書曰武帝初置五經博士范

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司馬彪續漢書曰負書

來學雲集京師劇秦美新曰逍遙乎文雅之園

翻翔乎禮樂之場史記曰由余款關請見三輔

黃圖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望諸

生持經書及當郡所出物於此賣買號槐市

銑曰博士學官也詩有大雅小雅集雅之館則

教詩之所也款叩也言叩興建庠序啓設郊丘

門請見者如人之趨市也

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典咸秩善曰漢書圖平

庠聚曰序禮記曰立春之日天子迎春於東郊

周禮曰冬至於地上之園立若樂六六變大神

皆降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又曰稱秩元

祀咸秩無文向曰建立也庠序學名啓開也

郊南郊丘園立皆祭天地之名也一介謂小才

也錄記典法秩敘也言未有文記之法皆次敘

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

讓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

讓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嚮風矣禮記曰儒有

砥礪廉隅論語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
齊曰言庠序之興故學者如順風而靡皆歸之
於梁也 教臻侍子化洽期門區宇又安方面靜息

役休務簡歲阜民和 善曰漢書曰呼韓邪遣子
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漢

書曰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諸殿門故有期門
之號 范曄後漢書曰樊准上疏曰明帝即位自

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令通孝經匈奴遣伊秩
訾王來入就學東京賦曰區宇又寧思和求中

方面四方面也仲長子昌言曰五位以正方面
孫楚客主言曰晉主聖明方面割地長楊賦曰

休力役賈逵國語注曰阜厚也左氏傳季梁曰
民和而神降之福 良曰臻至也侍子謂諸蕃

質子奉侍天子故云侍子期門守衛之官言皆
蒙學教之化也又理方面四方面之面也靜息謂

無備也簡略 歷代規摹前王典故莫不芟夷翦
也阜厚也

截允執厥中 善曰史記曰高祖雖日不暇給規
摹弘遠矣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

疏曰事過典故孔安國尚書序曰芟夷煩亂翦
截浮辭尚書帝曰允執厥中 翰曰規法摹則

也故事也夷平允信厥其也言前代法則故以
事有煩亂人者皆芟平翦截使信執其中也

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舊章之教經禮

垂布憲之文 善曰左氏傳曰司鐸火季栢子命
藏書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禮記

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曰禮經謂周禮也
周禮曰太宰以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于象魏

使萬人觀治象鄭玄曰吉朔日也象魏闕也周
禮曰布憲中士二人 銑曰哀公二年火季栢

子命書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經禮謂周禮
也周禮太宰以正月懸理象之法於象魏使萬

人觀理象焉憲法也 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
言布法以示人也

樹闕之夢

善曰禮記戴聖所傳故號戴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游於觀之上喟然而歎周書曰文王至自商太姒夢見商之庭生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之于闕間化為松栢

向注同北荒明月西極流精海岳黃金河庭紫

具

善曰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金闕銀盤圓五十丈二闕相去百丈土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

角一正東有墉城有流精之闕西王母所治也

又曰史記曰三神山傳在海中黃金白銀為宮闕楚辭曰魚鱗屋今龍堂紫貝闕今珠宮王逸

曰言河伯所居以紫貝作闕也濟曰海岳蓬萊山也有白銀闕紫貝闕名河伯所居

龍玄武之制銅爵鐵鳳之工

善曰三輔舊事曰未央宮東有蒼龍

闕北有玄武闕魏文帝歌曰長安城西有雙闕上有一雙銅爵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薛

綜西京賦注曰圓闕張兩翼舉頭敷尾

上作鐵鳳皇令或以聽窮

省究或以布治懸法

善曰李尤闕銘曰悉心聽省無乃窮究周禮曰正月

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表叔謝中丞章曰懸法象闕翰注同或以表正王

居或以光崇帝里

善曰尚書王曰表正萬邦周易曰王居無咎正位也栢子

新論曰昔周公光崇周道澤被四表蜀都賦曰峻函有帝皇之宅河洛為王者之里也銑曰

表飾也光榮崇重也言為闕者以飾帝王之居里而榮重也晉氏浸弱宋歷

威夷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

乃假天闕於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

補憲章

善曰漢書曰皮弱微滅也韓詩曰周道威夷左氏傳曰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東都主人曰唯子頗識舊典司馬相如美人賦
日上宮閑館寂寥至虛封禪書曰湮滅而不稱
不可勝數山謙之丹陽記曰大興中議者皆言
漢司徒義興許彧墓二闕高壯可徙施之王茂
弘弗欲後陪乘出宣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峯即
曰此天闕也豈煩改作帝從之今出宣陽望此
山良似闕沈約宋書曰孝武太明七年博望梁
山立雙闕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向曰浸漸也威夷微弱也寂寥空靜兒鴻大烈
業湮沈罕希也晉以牛頭山兩峯以為天闕宋
立雙闕於博望梁山也言晉宋乃微弱經籍無
記大業沈沒皆假為觀闕是欺誑耳目無益章
程也
乃命審曲五臣本**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
臬魚列**瞻星揆地興復表門草創華闕**善曰周禮
曰或審曲
面勢明中謂四時昏明各有中星也尚書考靈
耀曰冬至日月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

加三旁蠡順除之鄭玄曰畫行卡二項中正而
分之左右各六項也蠡猶羅也昏中在日前故
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却也周禮曰土圭
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也又曰匠人建國
求地中置槊以懸視其影鄭玄曰槊古文臬假
借字也周禮曰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
以正朝夕東觀漢記博士等議曰陛下除殘去
賊興復祖宗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表嶢闕
於閭闔論語曰裨諶草創之西都賓曰樹中天
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齊曰審察也謂察曲
直之官也明中謂昏明各有中星也圭以測日
影也臬以平水也瞻其中正揆度也謂度地形
勢也草創謂初始也言**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
簇善曰天紀星紀也左氏傳梓慎曰歲在星紀
而遙於玄枵杜預曰歲星也星紀斗牛之次
也漢書太簇位於寅在正月律也**皇帝御天下之七**
也良曰太簇乃正月律也

載也構茲盛則與此崇麗方且趨以表敬觀而

知法善曰劉璠梁典曰天監七年正月戊戌詔

築懸法無所今禮盛化光役務簡便可營建象

闕以表舊章於是選匠量功鑄石為闕窮極壯

麗冠絕古今奇禽異羽莫不畢備漢書曰萬石

君過宮門闕必下車趨列女傳衛靈公夫人曰

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翰曰盛

則崇麗謂闕也且復也趨急步言過闕者使急

步而行以物覩雙碣之容人五臣本識百重之

表敬也善曰周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西京賦曰圓

典善曰周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西京賦曰圓

闕踈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徐幹上諭曰豐

屋廣夏崇闕百里銑曰言立此雙碣使百

姓觀之以知百代之常法也重代典法也作

範垂訓赫矣壯乎善曰郊正釋機曰創制作範

匪時不立家語南宮敬叔曰

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曹府君陳寔誄曰赫

矣陳君向口範法訓教也赫壯皆盛兒爰

命下臣式銘盤石濟曰下臣倅自謂式其辭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啓岐梁善曰

建國立都不怕一所故洛涘岐梁咸為帝宅也

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周成王也尚書

序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作洛誥蔡邕

祝禘文曰自求多福在洛之涘漢高祖也西

京賦曰岐梁汧雍陳寶鳴雞在焉良曰建立

也洛水名涘水涯岐梁謂雍州也言古之帝王

辨方正位立都不怕居因業盛文以化光爰有

象闕是惟舊章善曰帝主所居因功業而後盛

禮文之德由功化而益光也周

易曰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翰曰青

業事也化光謂德化光大也象闕則舊章也

蓋南洎黃旗東指懸法無聞藏書弗紀

善曰言帝祚南

遷王綱地系懸法藏書咸皆廢紀青蓋晉也虞預晉書王導上言曰廻青蓋以及上京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子皆朱班輪青蓋黃旗謂吳也司馬德操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氣恒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子臧榮緒晉書曰孫氏無闕大晉南都亦不暇立門闕遂寤矣藏書則決日歛而藏之周禮曰正月乃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治象決日而歛之 銑曰青蓋謂晉也黃旗謂吳也言此二君雖都江南皆無闕故使法無所懸書無所藏也

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興茲雙起

善曰周易曰飛龍在天大

人造也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龍德而正中者又否卦曰九五休否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道者也張景陽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闕雙起猶雙立也魯

靈光殿賦曰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巖巖以雙立 向曰大人君也造物謂造萬物也龍德君德也言君以德休息否亂之道也百常觀名雙起雙闕也

魏旁映重疊上連翠微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偃蹇高兒也何晏論語注

曰魏巍者高大之稱也重疊宮觀之多者也大命曰重殿疊起交騎對幌蜀都賦曰鬱氛氲以翠微 濟曰偃蹇巍巍壯大兒重 布教方顯決

日初輝懸書有附委篋知歸

善曰周禮曰正月

邦國又曰正月乃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治象決日而歛之懸書則懸法也委篋則藏書也重用之故變文耳 良曰周禮懸法教於闕決日而歛之委篋謂藏書也

重軒穹隆反宇形聳飛棟勢超浮柱

善曰其泉賦曰洪臺

屬其獨出西都賓曰重軒三階穹隆見下句西
京賦曰反宇業業何禎許都賦曰景福鬱枕以
雲起飛棟鳥企而翼舒甘泉賦曰枕浮柱之飛
榱兮袖莫莫而扶傾翰曰鬱屈穹隆壯大兒
飛棟浮柱謂漢甘泉宮之大色法上圓制善本
也此闕形勢之高而超越焉
製二模下矩周望原隰俛臨煙雨善曰上圓天
字繁欽建章鳳闕賦曰上規圓以穹隆下矩地而
繩直望原隰臨煙雲言其高也銑曰謂取模
法於天地也俛俯也周望前賓四會却背九房
原隰俯臨煙雨言其高也
北通二轍南湊五方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賓列
二枚在宮之南四會道頭鄭玄禮記注曰却返
也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則明堂之制
也鄭玄禮記注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
也然路寢在門北故云却背也向曰賓列也

四會道也九房明堂也周禮曰應門二轍漢書
曰秦地五方雜錯此五方謂吳之五方也湊至
也暑來寒往地乂天長神哉華觀永配無疆善
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老子曰天長
地久毛詩曰申錫無疆集云磐石鬱窳重軒穹
隆色法上負製模十四字是至尊所改也濟
曰言此闕同天地長久配國家之無窮也疆窮
也

新漏刻銘一首

并序 良曰武帝以舊漏
刻乖舛乃令祖恒更理之

故曰新
漏刻也

陸佐公

善曰劉璠梁典曰天監六年帝
以舊漏乖舛乃勅負外郎祖暕

治之漏刻成太子中舍人陸倕為文
司馬彪續漢書曰孔壺為漏浮箭為

刻下漏數刻以考
中星昏明星焉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盈縮之

度無准善曰周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五經要

義曰昏闇也且明也日入後漏三刻為昏日出

前漏三刻為明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淮南子

曰孟春始贏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

翰曰言觀象於天未分明闇之節理歷候時不

悉長短之度此明須挈壺命氏遠哉義用

善曰周禮

曰挈壺氏下士六人鄭玄曰壺盛水器也挈壺

水以為漏也銑曰周禮置挈壺氏掌漏刻遠

哉歎此義揆景測辰徼

宮戒井守以水火分

之用遠也

茲日夜

善曰揆景測辰謂晝夜漏也徼宮謂徼

巡其宮也衛宏漢書儀曰晝漏晝夜漏

起宮中衛宮城門擊才斗周廬擊木柝周禮曰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凡喪事懸壺以哭皆

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司農曰挈壺以令軍

井謂為軍穿井井成挈壺懸其上令軍中眾皆

望見知此下有井也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司歷亡官疇人廢業孟陬子殄滅攝提無紀

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漢書曰

三代既沒五霸之末史官忘記疇人子弟分散

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漢書曰孟陬殄滅

攝提失方音義曰正月為孟陬歷紀廢絕閏餘

乖錯不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攝提星名隨斗

卷之三

曆

指已是為失方 濟曰司歷主歷之官從父學者為疇人也正月為孟陬太歲在寅為攝提殄滅無紀言閏餘乖錯 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

詳霍融敘分至之差詳而不密 善曰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宮

中宮城門傳五伯官直符行衛士周廬擊木柝傳呼備火司馬彪續漢書曰太史令霍融上言漏刻率九日增減一等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歷密也 良曰衛宏著漢儀使夜漏起宮衛傳呼以為備也較考詳審也霍融漢太史令上言時日差失二刻半不如夏歷密也

也 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岷玉 善曰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金山之玉新序曰珠產江漢玉產崑山 翰曰陸機作漏刻賦孫綽作漏刻銘靈珠岷玉喻文章美也言此二人虛擅其文而無

益 弘度遺篇承天垂旨 善曰王隱晉書曰李充字弘度集有漏刻銘沈

約宋書曰宋太祖頗好歷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年上表詔付外詳之有司奏承天歷術令施行 銑曰李弘度布在方何承天二入並為漏刻之法旨意也

冊 五臣本作 無彰器用 善曰禮記哀公問政子有布方冊 善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

左氏傳臧僖伯曰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也向曰方冊史書也言雖有法竟未成器用也 譬彼春華同夫海棗 善曰春華言其文麗海棗

如春華晏子春秋曰齊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裹蒸棗至海而採其布破黃布故水赤蒸棗故華不實公曰吾伴問子對曰嬰聞伴問者伴對也 濟曰春華言不實 寧可以也海棗同善注言何李法亦無實也

軌物字民作範垂訓者乎

善曰左氏傳曰隱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

諫曰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鄭正釋機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良曰寧安軌法也言為法無實安可以字人垂教也

且今

之官漏出自會稽

善曰蕭子雲東宮雜記曰天監六年上造新漏以臺舊漏

給官漏銘云咸和七年會稽山陰令魏丕造即會稽內史王舒所獻漏也

積水違方導流垂則

善曰陸機

自會稽會稽郡名 積水違方導流垂則 善曰陸機

日無辨五行不分

善曰淮南子曰冬至至子午夏至至卯酉冬至至加三日則夏至

之日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高誘曰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衛宏漢舊儀曰晝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 向曰夏至加三日冬至加三日歲加六日終而復始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之法謂甲乙丙丁戊也無辨不分謂失常也

歲躔閏於茂月次姑洗

善曰太歲在戌曰閏茂禮記曰季春之月律中

姑洗

齊注同 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禮變

商俗

善曰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良同善注變易也

業類補天功均柱地

善曰列子曰昔女媧氏練五色之石

以補其闕割鼈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顛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

也 絕而梁武能補柱也

河海夷晏風雲律呂

善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河海夷
晏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獻靈膠四兩
吉光毛裘受以付庫使者曰常占東風入律十
旬不休青雲千呂連月不散意者關浮有好道
之君我故搜奇蘊而貢神香猛獸乘毛車以濟
弱水于今十三年矣 銑曰夷平晏清也言河
海不波浪也東風入律 坐朝晏罷每日晨典日善
青雲干呂至道之應也 呂氏春秋曰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論其意蚤
朝晏罷以告制兵者也尚書大傳曰帝猶反側
晨興辟四門來仁賢 向曰晏晚 屬傳漏之音
晨早興起也言天子勤政理也 聽雞人之響 善曰集云雞人二字是沈約所改
人掌祭祀夜啼旦以詔百官 齊曰傳漏唱漏也周禮雞
使早起屬繫也言君繫於此 以為星火謬中金
水違用 善曰左氏傳張趯曰火中寒暑乃退鄭
玄毛詩箋曰火星中寒暑退陸機漏刻

賦曰寤蟾蜍之栖月識金水之相緣 良曰星
火心星也中則乃退壺用金漏用水以陰陽之
象謬誤也言 時垂啓閉箭異鎗銖 善曰左氏傳
違誤失常 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為
鎗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也 翰曰啓閉以箭
漏水也言舊漏壺箭 爰命日官草創新器 善曰
失開閉長短之節 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論語曰禘謀草
創之 銑曰天子有日官草創始制也新器則
新漏 於是俯察旁羅登臺升庫 善曰周易曰仰
以察於地理史記曰黃帝順天地之紀旁羅日
月星辰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
書禮也又曰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之庫
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 向曰易云俯則觀法
於地旁羅日月星辰臺謂觀視之 則于地四參
臺也梓慎登大庭之庫庫亦臺屬

以天一

善曰言壺用金而漏用水也漢書曰天

則法也故壺用金漏也建武遺蠹咸和餘舛

帝年號蠹朽也金筒方負之制飛流吐

納之規善曰金則壺也而形方筒則引水者而

銓累筒二階積水成川陸機漏刻銘曰口納胃

形圓飛箭也流水也變律改經一皆懲革善曰

律歷志曰凡歷所革以變律呂相生至六十也

銑曰律法經常懲定革改也言變其常法一皆

改天監六年太歲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

寅漏成進御以考辰正畧測表候陰

善曰陸機

考正三辰審其所司是談天紀綱也測表候陰

謂土圭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

求地中向日進御謂進天子也辰時不謬圭

畧日也言可測時日考表影候陰氣也

撮無乖黍累善曰漢書曰天推歷生律制器量

黍累應劭曰圭自然之形陰陽之始也四圭曰

撮十黍一累十累一銖撮蠹括切濟曰謬誤

也六粟曰圭十抄曰撮十黍又可以校運筭之

曰累言新漏刻無乖誤也

聯合辨分天之邪正

善曰漢書曰造漢太初歷

與焉都分天部而閑運筭轉歷也良曰校考

運移睽離也分天謂分其晝夜言可考知移筭

之數離合晝夜長短之數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歷之疎密善

爾雅曰春為發生夏為長贏秋為收成冬為安寧四氣和為通正漢書曰史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漢興張蒼用顓頊歷比於六歷疎闊中最高為微近又曰淳于凌梁覆太初歷晦朔茲望皆最密也 翰曰四氣四時之氣也盈滿虛損也同善注 永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德五臣本作得而稱也銑曰貽遺也無得而稱言成 昔嘉量微物盤盂小器猶其昭德記功功非一 載在銘典善曰周禮栗氏為量其銘曰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惟則七略曰盤盂書者其傳言孔甲為之孔甲黃帝之史也書盤盂中為誠法或於鼎名曰銘蔡邕銘論曰德非此族不在銘典 向曰周禮栗氏為量銘曰嘉量既成以觀四國盤盂者黃帝之史書盤盂以為戒昭明也言此小物 況入神之制 備明德紀功以為銘典於上也

與造化合符成物之能與坤元等契善曰孫綽子曰藝妙

者以入神淮南子曰大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論語比考識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又曰周易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 濟曰入神之制謂漏刻也造化謂陰陽也符同也易曰坤作成物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等齊契信也 勲倍

楹席事百巾机善曰蔡邕銘論曰武王踐阼咨于太師而作席机楹杖雜銘又

曰黃帝有巾机之法孔甲有盤盂之戒言也良曰勲功也楹柱机案也太公有楹席巾机之銘言漏刻之功倍多楹席事過巾机之百倍也 寧可使多謝曾水有陋

昆吾善曰郭象莊子注曰不可多謝堯舜而推之為兄也蔡邕銘論曰昔召公作誥先王

賜朕鼎出于武當曾水呂尚作周太師而封于齊其功銘于昆吾之野西都賓序曰有漏洛邑

之義 翰曰曾水水名漢得鼎於其中昆吾山
名夏啓鑄鼎之所皆勒銘於上言安可使漏刻
不及於 彼乎 **金字不傳銀書未勒者哉** 善曰崔玄山
子母碑老子把持仙錄玉簡金字編以白銀紀
善掇惡劉人本觀書賦曰玉牒石記銀書金字
煥矣不窮見乎昭備 銑曰 **乃詔小臣爲其**
銘曰 善曰集曰銘一字至尊所改勅書辭曰故
當云銘 向曰此銘字初爲辭帝改爲銘
也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神道無跡天工罕代 善曰
日日月月運行一寒一暑莊子曰消息滿虛一晦
一明日改月化也莊子老聃謂孔子曰夫神生
於道其求無迹其去無方尚書曰無曠庶官天
工人其代之 向曰晦闇也神之與道其來無

跡工官罕希也言神妙 **乃置挈壺是惟熙載氣**
之道天官希能代也

均衡石畧正權槩 善曰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
之載呂氏春秋曰仲春日夜

分鈞衡石角升桶正權槩高誘曰角平升桶權
槩皆令均等也 齊曰熙廣載事也衡石稱也

惟槩斗槩也言置挈壺 **世道交喪禮術銷亡** 善
以廣事使氣平畧正也

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
毛詩序曰齊宣公之時禮義消亡 良曰時道

交錯喪亂故禮教 **遽遷水火爭倒衣裳** 善曰周
法術銷散亡滅也

氏掌挈壺以令軍井凡喪事懸壺以哭皆以水
火守之分以日夜鄭玄曰以水守壺者爲沃漏

也以火守壺者夜視刻數也毛詩曰東方未明
顛倒衣裳 翰曰遽急也詩曰東方未明顛倒

衣裳刺失明 **擊刁次叢木乖方** 善曰漢書曰李
暗之時節也

擊刁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鐃受一升畫炊針食擊持行夜周禮挈壺氏曰凡軍事懸壺以序聚擽鄭玄曰謂擊擽兩木相敲行夜時也

日漢儀畫漏盡則擊刁斗自衛叢木謂打更木也外次垂方

爰究爰度時惟我皇善曰毛詩曰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向曰言武

方壺外次圓流內襲濟曰帝於此窮究而度也

洪殺殊等高卑異級善曰陸機擬洪殺於漏鍾順卑高而為級良曰洪大

靈殺小也言漏刻之體大小高卑各異次也

虬承注陰蟲吐喻善曰孫綽漏刻銘曰靈虬吐陰蟲謂蝦蟇也言漏刻之體以龍承之作蝦蟇銜承蓋而吐喻之倏往忽來鬼

出神入善曰呂氏春秋曰倏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淮南子曰並應無窮鬼出神入銑

日言微妙也微若抽繭逝如激電善曰陸機漏刻賦逝若垂天之電向曰言水下之微耳不輟音

如繭之抽絲機發之疾如激電也

眼無留眄史司刻金徒抱箭善曰張衡漏水

蓋上又鑄銅仙人居左壺為胥徒居右壺皆以左手抱箭右手拍刻以別天時早晚濟曰

輟止也耳不止音謂聽漏聲眼不留眄謂伺機法也渾儀制曰鑄金銅人為胥徒居壺之左右

以左手抱箭右手拍刻履薄非競臨深罔戰善

以別天時之早晚也

受靡僾登降弗爽善曰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賦曰挈壺掌升降之節翰曰言時

之授受無僾也則升降之節不差也

可法可象

善曰尚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孝經曰作事可法左氏傳北宮文子謂

衛侯曰有儀可象謂之儀也

銑曰言專精之人可為之法象

來日無

五臣本

藏往分似符契至猶影響

善曰

日月往則日來杜預左氏傳注曰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曰若合符契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向曰遁隱也言置漏刻知日月度數故不能藏隱也符契

喻信也影響言與時節相應如影響隨於形聲

合昏暮卷冀茨晨生

善曰齊子曰堯為天子冀茨生於庭為帝成歷也

尚辨

天意猶測地情

善曰詩汎歷樞曰靈臺參天意周易曰聖人觀其所感而天地

昏莫茨猶能辨天地明暗之情

況我神造通幽

洞靈

善曰陸機漏刻賦曰來象神造猶鬼之配

皇等極為世作程

善曰呂氏春秋曰後世以為

王仲宣誄一首

并序

曹子建

濟曰誄者累也言人死後累其德行也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

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詰人是恃

如何靈祇殲我吉士

善曰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良曰穹天也皇

天之神不察視我明

誰謂不痛

早世即冥誰

謂不傷華繁中零

善曰范曄後漢書相帝詔曰少遭不造先帝早世又曰史

記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不以繁華時樹存

亡分流天遂同期

善曰莊子曰雖有壽夭相去幾何又曰聖也者遂於命也

且殊途天與壽終同期於死也朝聞夕沒先民

所思善曰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也毛詩曰先民有作向曰先人也思聞道而死

也何用誅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

善曰鄭司農周禮注曰誅謂積累生時德行儀禮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也旌雜帛

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旌旗識之楊雄元后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旒於

又曰孝經曰哀以送之濟曰素遂作誄曰

旗雜帛為之即今之銘旌幡也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

善曰史記曰魏之先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也良曰猗歟歎辭侍中察官也遠祖畢

公高也本與周同姓佐武王伐紂有功封於畢是謂畢公也爵同齊魯邦祀

絕亡流裔畢萬勲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

天開之祚末胄稱王

善曰史記曰公高苗裔曰畢萬為大夫卜偃曰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國稱陳留風俗記曰浚儀縣魏之

都也晉獻公以魏封大夫畢萬後世文侯初盛至子孫稱王是為惠王然以稱王因氏焉楚辭

曰伊伯庸之末胄也 翰曰齊太公之封魯周公之封言畢公高之封同於齊魯而後代絕亡流裔至畢萬始事晉獻公獻公滅魏封畢萬於魏是天開其祚也後十代文侯盛至孫稱惠王因以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 銑曰斯氏王氏也為氏焉 厥姓斯氏條分葉散 離王翦之貴也漢有五侯之盛是 會遭陽九炎光中矇 善曰漢書曰陽九揚聲也 會遭陽九炎光中矇 厄目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稱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典引曰蓄炎上之烈精蔡邕曰謂大漢之盛德也中矇謂遭王莽之亂也說文曰矇不明也濟曰百六之會陽九之厄也炎光謂漢也矇暗也中暗謂王莽篡位 世祖撥亂爰建時雍 善祖謂光武皇撥亂反正莫近於春秋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良曰撥亂謂平王莽也建立也時雍太平也

三台樹位履道是鍾 善曰春秋漢合葬曰三公象五岳在天法三能台能

同周易曰履道坦坦 向曰三台星名三公之象也樹立鍾聚也言履道於光武代也 寵

爵之加匪惠惟恭 銑曰謚法慈仁好與曰恭 自君二

祖為光為龍 善曰張璠漢紀曰王龔字伯宗有

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為司空毛萇曰龍寵也 向曰蔡曾祖襲祖暢皆為漢三公詩曰既見君子為龍 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 五臣本 太尉

或掌司空百揆惟敘五典克從 善曰尚書曰納

敘又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 濟曰僉皆翼輔

統領也太尉謂襲司空暢也揆度也言皆度百

事使五常之典 天靜人 五臣本 和皇教遐通 良能順從而行也 作民

言能使天下安和 **伊君顯考弈葉** 五臣本作世 **佐時**

善曰魏志曰蔡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 **曰伊惟考父也** 弈不絕之稱也謂蔡父謙為大將軍何進

長史也 **入管機密朝政以治** 善曰張衡四愁詩序曰父處機

密 **出臨朔** 出庶績咸熙 善曰蔡父無傳其官

謂軍謀之事也 **未詳尚書曰庶績咸熙** 向曰蔡父出為 **君以**

岱郡太守也庶衆績功也咸熙皆廣也 **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疆記洽聞**

幽讚微言 善曰孔叢子萇弘曰仲尼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周易曰幽讚於神明而生

著論語識曰子夏六十人共撰仲尼微言也 **濟曰淑善懿美洪大也** 言蔡有善美能繼祖父

大業也洽徧幽深讚明也謂材藝廣達 **文若春** 而深明微言也微言為先聖之書也

華思若涌泉 善曰荅賓戲曰摘藻如春華東觀漢記朱敦理馬援曰謀如涌泉勢

如轉圓 良曰春華喻繁茂 **發言可詠下筆成** 也思才思也泉涌言不絕也

篇何道不洽何藝不閑 善曰魏志蔡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

常以為宿構 翰曰洽 **棋局逞巧博奕惟賢** 善

通也藝材藝也閑明也 **魏志曰蔡觀人圍碁局壞蔡為復之碁者不信**

以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不誤一道 **其強記默識如此** 論語子曰不有博奕者乎為

之猶賢乎已 銑曰棋局逞巧謂蔡能覆局及 **善博奕** **皇家不造京室隕顛宰岳專制帝用西**

遷 善曰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帝獻帝也

魏志曰董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初 **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 向曰皇家漢

室也造成也京室洛陽也隕顛謂墜落也宰臣

謂董卓也言卓專制遷帝於長安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

舉遠竄荆蠻善曰魏志曰粲以西京擾亂乃之

羈旅之臣杜預注曰羈寄也旅客也崔瑋七蠲

曰翕然鳳舉軒爾龍騰毛詩曰蠢爾蠻荆

曰阻艱謂董卓作難也翕然鳳飛兒君子比

德於鳳故以此喻粲也竄逃也荆蠻則荆州也

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善曰

之荆州記曰襄陽城西南有徐元直宅其西北

八里方山山北際河水山下有王仲宣宅故東

阿王誅云振冠南岳濯髮清川集本清或為渚

誤也良曰身窮謂羈旅也志達謂得去亂朝

也鄙陋鮮明也南岳衡山也清處蓬室不干

川江也此江山皆在荆州故也潛處蓬室不干

勢權善曰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廈之

勢權陰也翰曰干求也勢權執政之人也

我公奮鉞耀威南楚

善曰魏太祖也

鉞斧也威兵威

荆人或違陳戎講武

善曰禮記

也南楚荆州也

師講武習射御

向曰或違亂

也戎兵也講武

謂將討亂也君乃義發筭我

謂籌度也

高尚霸功投身帝宇

善曰相譚陳便

其疆盛也者法度明正百官修治威令流行者也

傳幹後

漢王命敘曰世祖壞亂復帝宇

良曰高尚太

祖有霸功也帝

宇謂漢室也斯言既發謀夫是與

善曰毛詩

多是用人不售

翰曰斯言為

是與伊何嚮我明

勸琮降漢之言也與用也

德投戈編都稽顙漢北

善曰漢書南郡有編

郡音若 銑曰奉上曰響編郡二縣名言 奉 上投兵戈於此二縣稽顙從漢而北歸 我公

寔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勲則 善曰魏志曰太祖辟

粲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漢舊儀曰列侯黃金龜鈕又曰金印紫綬 向曰寔實嘉善揚名也

言曹公實美粲之功名舉京國也金龜紫綬謂辟粲為極爵關內侯也章明勲功也 勲則

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殊略卓峙 善曰周易曰勞謙君

子有終言又曰史記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趙岐孟子章指曰憂國忘家 濟曰靡無

卓高峙立也言勞謙無已憂國政理 而忘於家殊異之略高立於時也 乃署祭酒

與軍行止 善曰魏志曰後遷軍謀祭酒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良曰曹公署

祭為軍謀祭酒與 筭無遺策畫無失理 善曰二而之軍中行止也 善曰計

及下者無遺策東觀漢記魯恭上疏曰舉無我 遺策動不失其中 翰曰言計策必中也

王建國百司雋又 善曰周禮曰維王建國尚書曰雋又在官 銑曰天子進

曹公爵為魏王史置百官 君以顯舉秉機省闈 又理也謂雋理之人也 善曰魏志曰魏國建

音太 戴蟬珥貂朱衣皓帶 善曰魏志曰魏國建協韻 拜祭侍中蔡邕獨斷

日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蟬也 向曰秉 執機微也省闈宮門謂祭為侍中執機微之事

於此也蟬貂朱衣皆侍 入侍帷幄出擁華蓋榮 中服也珥插皓素也 善曰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

耀當世芳風掩藹 善曰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漢書曰韋玄成繼父

相位封侯榮當世焉爾衡顏子碑曰秀不實振 芳風 齊曰言出入侍從魏王而榮華光於當

世也掩 嗟彼東夷 善曰東夷謂吳 憑江阻湖騷擾邊境

藹盛兒 憑江阻湖騷擾邊境

勞我師徒光戎路

五臣本作輅

霆駭風徂君侍華

輅輝輝

五臣本作輝耀

王塗

善曰漢書劉向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蔡邕劉寬碑曰統艾三事以清王

塗良曰東夷吳也憑依阻恃騷動擾亂也光

光武見戎輅兵車也言吳國恃險動亂邊境魏

王征之而蔡為侍中驂乘故云侍華輅輝耀王

塗也思榮懷附望彼來威

善曰言仲宣思念寵榮也

國畏威而來也漢書曰王尊懷來徼外蠻夷歸

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

善曰魏志

日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尚書王曰

病日臻既彌留銑曰言如何不能成齊當是

運命衰盡也彌終也吉往凶歸

翩翩孤嗣號慟

崩摧

善曰蔡邕表成碑曰呱呱孤嗣含哀

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頽

善曰楚辭

望中心悲怨彼青青泣如頽向曰軫車也哀

迄至也謂蔡子自魏至南淮迎喪也頽墜也哀

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

哉

良曰魚失水鳥忘哉

二色名言不渝也翰曰貫過也植好和琴瑟

分過友生

善曰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又

謂朋友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

向曰遐遠如何奄忽

棄我夙零

濟曰奄遠夙早零落也

感昔宴會志各高厲子

戲夫子金石難弊

五臣本作戲

人命靡常吉凶異制

善曰毛詩曰天命靡常春秋保乾圖曰利害同門吉凶異域良曰厲遠也予植自謂也戲為

初與粲有戲言敝蹄靡也此驩五臣本無也異制歎粲先死也

之人孰先

隕越

善曰左氏傳齊侯曰小白恐隕越于上

者謂前戲言此會之中誰當先沒也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

生存亡數度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

魂秦素

善曰春秋考異郵曰吉凶有數存亡有象又曰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也

日言何寤粲乃先逝也向曰言與粲論存亡生死之數而粲懷疑求書以訪明據也秦素天

也儻獨有神靈當游於天蓋粲有求仙之言也我將假翼飄飄高舉超

登景雲要子天路

善曰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西京賦曰美往

昔之喬松要美門乎天路齊曰植言子之魂神游於天我將假借羽翼超於景雲之上要子

於天喪柩既臻將及

五臣本作及

魏京靈輜迴軌白

驥悲鳴

善曰說文曰輜喪車也李陵詩曰轅馬願悲鳴五步一彷徨良曰臻至也魏

京魏都也靈輜喪車也軌轍也白虛廓無見藏

景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

善曰梁商誄曰孰云忠侯不聞其言

翰曰廓空也藏景蔽形言不見也延首歎息雨泣交頸

居盈反銑曰延

引也雨泣言泣下如雨而交頸也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

沒達士徇名

善曰莊子小人徇時君子徇名天

也幽冥地下也徇求也言人皆死而達士死於求名也

生榮死哀亦孔之

榮嗚呼哀哉

善曰論語子貢曰天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

時榮死為人哀亦為甚榮也

楊荊州誄一首并序

潘安仁

良曰楊肇為荊州刺史是岳妻父故言官不書名

維咸寧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

刺史東武戴侯榮陽楊使君薨嗚呼哀哉

善曰晉書咸寧武帝年號又曰楊肇碑曰肇字季初榮陽人封東武伯薨謚曰戴翰曰榮陽郡名

戴謚也諸侯死曰薨也

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選賢與能

政是以和

善曰左氏傳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是以人服事

其上而下無覬覦也又曰禮記曰選賢與能講信脩睦銑曰諸侯稱家言能選任賢才以是

政教周賴尚父殷憑太阿

善曰太阿阿衡謂伊尹也毛詩曰惟師尚

父時惟鷹揚又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向曰憑依也尚父太公也佐於周而周賴之以治太

阿伊尹也相於殷而矯矯揚侯晉之爪牙

善曰

殷依之以致和平也忠節克明茂

善曰

績惟嘉

善曰尚書曰予懋乃德嘉乃丕

將宏王

略肅清荒遐降年不永玄首未華

善曰尚書曰降年有永有

不永范曄後漢書樊准上疏曰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翰曰宏大略道遐遠華白也言將大佐王道肅清遠荒降年銜恨沒世命也奈不長玄首頭未白而至卒也

何嗚呼哀哉善曰范曄後漢書東海王彊上疏曰銜恨黃泉論語子曰君子疾沒

世而名不稱焉銑自古在昔有生必死善曰

日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身沒名垂先哲所躋善曰

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東征賦曰唯令德為不朽身既沒而名不亡也

向日哲智躋是也言身死名垂先哲以為是也

行以號彰德以述美善曰周書曰謚者行之迹

道碑曰德音猶存亦賴之見述也濟曰敢託

旒旗爰作斯誄善曰楊准元后誄曰著德太常

書德行爰於也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

伯喬氏出楊侯善曰漢書曰楊雄其先出自有

楊因氏焉不知伯喬與周何別也楊在河汾之

間周衰而氏或生侯號曰楊侯也翰曰邈遠

系繼也周有伯喬者以枝庶初食菜於晉之陽

因氏焉後更在河汾之間周衰楊氏或稱侯號

曰楊侯肇奕世不顯允迪大猷善曰尚書曰公

則其後也奕世不顯德毛詩

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銑曰奕世相連不絕

也丕大迪漢德龍戰未分善曰左氏傳曰天

天猷五臣本漢德龍戰未分善曰左氏傳曰天

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向曰龍伊君祖考

戰喻群雄相爭也未分猶未定也

皤也古人用以其辭曰

書德行爰於也

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

伯喬氏出楊侯

善曰漢書曰楊雄其先出自有

楊因氏焉不知伯喬與周何別也

楊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氏或生侯號曰楊侯也

翰曰邈遠系繼也周有伯喬者以枝庶初食菜於晉之陽

因氏焉後更在河汾之間周衰楊氏或稱侯號

曰楊侯肇奕世不顯允迪大猷

善曰尚書曰公則其後也

奕世不顯德毛詩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

銑曰奕世相連不絕也

丕大迪漢德龍戰未分

善曰左氏傳曰天

天猷

五臣本

漢德龍戰未分

善曰左氏傳曰天

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向曰龍

伊君祖考

戰喻群雄相爭也未分猶未定也

文選卷之六

四十五

方事之殷

善曰左氏傳曰鄢陵之戰楚子使工尹襄問卻至以弓曰方事之殷有秣

韋而跗注者君子也杜預云殷盛也濟曰鳥伊惟殷盛也言方以征伐之事而歸於盛也

則擇木臣亦簡君投心外

五臣本作魏

朝策名委身

善曰左氏傳仲尼曰鳥則擇木家語孔子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也又曰左氏傳

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良曰奮躍淵塗跨

騰風雲

騰風雲

善曰蒼賔戲曰振拔洿塗跨騰風雲

用如龍之奮躍

或統驍騎或據領軍

善曰楊肇

淵泥躡騰風雲

之嫡孫領軍肅侯之嗣子賈弼之山公表注曰

錡曰統領也驍騎肇篤生戴侯茂德繼期纂戎

洪緒克構堂基

善曰毛詩曰纂戎祖考尚書曰

向曰篤厚纂承也戎猶汝也緒業也言厚生茂

盛之德繼百年之期承汝祖父大業也能構立

也 弱冠味道無競惟時孝實蒸蒸友亦怡怡

善曰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相譚荅楊雄書

曰子雲勤味道腴又曰毛詩曰無競惟烈尚書

曰克諧以孝丞丞又弗格姦論語子曰兄弟怡

怡如也濟曰二十曰弱冠味道曰好道言好

道靜然不競名利於時人也蒸蒸 多才豐藝疆

進也言為孝日進怡怡和順兒 記洽聞 善曰尚書周公曰不若且多才多藝孔

良曰豐多 目睇臺末心筭無垠草隸兼善尺牘

-5 161 35 886" data-label="Text">

也洽徧也 必珍 善曰慎子曰離朱之明察秋毫之末荅賔

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也翰曰視也毫末微也垠限也言草隸之書皆善也與人尺牘皆珍貴之美為榮也尺牘尺書也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

若飛紙落如雲銑曰輟止翰筆也紙落如雲言書疾也學優則仕

乃從王政散璞發輝臨軹止作令善曰論語子夏曰仕而優

則學學而優則仕左氏傳子產曰子皮曰僑聞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又曰肇碑曰嘉

平初除軹令漢書河內郡有軹縣向曰優長也言人出仕猶開散玉璞發其光輝也軹縣名

也肇為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

命善曰肇碑曰肇遷洽書侍御史良曰越度也司官為理

越登此官而肅朝命也惟此大理國之意章君

泣其任視民如傷善曰肇碑曰肇兼統大理之任漢書曰廷尉秦官掌刑辟

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又曰左氏傳逢滑曰國之興也視人如傷翰曰肇時兼大理之任憲

法也泣臨也視民庶獄明慎刑辟端詳善曰尚如傷言重人命也

日庶獄庶慎銑曰庶聽參臯呂稱侔于張善

尚書帝曰各繇蠻夷猾夏寇賊姦究汝作士惟明克允又序曰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漢

書曰于定國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從輕朝廷稱之又曰張釋之為廷尉周亞夫

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繇此天下稱之向曰臯陶舜士師呂侯周穆王法官也侔齊也

于定國張釋之並漢法官改授農政于彼野王也言肇之參聽與之齊也

善曰肇碑曰除野三典農中郎將魏略曰典農中郎將太祖置秩比二千石漢書河內郡野王

縣 濟曰肇為野王典 倉盈庾億國富兵疆日善

農中郎將野王縣名也 毛詩曰我倉既盈我庾惟億新序曰孫叔敖相

楚國富兵疆 良曰盈滿也庾亦倉屬十萬曰 億倉廩實 皇煌文后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參戎

故兵疆也 作弼 善曰肇碑曰文后歷數在躬為參軍周易

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漢書華陰守 承嘉上疏曰朱雲兼資文武 翰曰煌煌明也

文后晉文帝也言文帝如鴻鳥之漸高而成晉 室兼并資取也言肇以文武之用錫土宇膺茲

才文帝取為參軍以作輔弼也 顯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紱 善曰肇碑曰五等初

錫爾土宇歸章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 赤西方白北方黑上肩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

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毛萇詩傳曰諸侯赤黻 黻與紱古今字同 銑曰錫賜也土宇謂封東

武也膺當也秩謂東武子也王者封五色鬼氏 土於白茅以賜諸侯朱紱公侯之服飾也委氏

順天聖皇 五臣本作王 受終 善曰魏志曰陳留王奉

嗣王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尚書曰正月上 日受終于文祖 向曰魏陳留王順天禪位於

晉嗣王而晉王 烈烈楊侯實統禁戎 善曰肇碑

受其終命也 始典戎武衛 濟曰烈烈 司管閭闔清我帝宮

盛兒統領也禁戎禁兵也 善曰晉宮閣銘曰洛陽城閭闔門漢書曰東牟

善曰晉宮閣銘曰洛陽城閭闔門漢書曰東牟 侯興居先清宮應劭曰天子行幸所至先案行

清靜殿中以虞非常 良曰司主管籥也閭闔 洛陽城門言主門籥清靜席宮以備非常也

苛慝不作穆如和風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 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 風 翰曰苛慝謂亂惡也作起也謂督勲勞班 不作言亂惡不起穆然如清風也

命彌崇

善曰擊碑曰以清宮敷勞進封東武伯也

武伯故云班命彌高也茫茫海岱玄化未周

滔江漢疆場分流

善曰毛詩曰洪水茫茫尚書

留太守頌曰文化洽矣又曰毛詩曰滔滔江漢

南國之紀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孔安國曰二

水經此州而入海也向曰茫茫福滔廣遠兒

疆場分流言未同秉文兼武時惟楊侯既守東

也疆場謂疆界也莞乃牧荊州

善曰擊碑曰領東莞相荊州刺

也折衝萬里對揚王休

善曰擊碑曰加折衝將

也聞善若驚疾惡如

言可以摧突萬里也對答休

美也謂答天子之美命也讎示威以德以伐以柔

善曰國語楚藍田壘謂

言若驚得一主若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清黎

中正疾惡若讎又曰左氏傳倉葛曰德以柔中

國刑以威四夷又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

立矣翰曰若驚恐不及柔安也言威以伐叛

德以安

吳夷凶侈偽師畏逼將乘讎豐席卷南

善曰班固高紀曰乘襲而運席卷三秦

極曰吳夷凶侈謂孫皓也偽師長逼謂吳將步

闡降晉陸抗攻之甚急詔令迎闡羊祜遣荊州

刺史楊肇攻抗不克闡為抗所擒也肇為庶人

言肇初乘闡之降

繼寒糧盡神謀不忒

善曰吳

將席卷於吳也

志曰西

之

是

卷

之

降

之

也

也

善曰

擊碑曰

以清宮敷勞進封東武伯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陸抗聞之因部
 分諸軍吳彥等徑赴西陵勅軍營築嚴圍自赤
 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冠圍備始合晉巴
 東監庫徐胤率水軍諸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
 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留慮距胤身
 率三軍憑圍對肇肇攻至月餘計屈夜遁抗使
 輕騎躡之肇大破攻胤等引還抗遂陷西陵誅
 夷闡族 向曰寒縮也言當為糧繼不續而敗
 非肇神謀 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
 之差也

則食

善曰左氏傳曰晉師歸栢子請死晉侯欲
 許之士貞子諫曰栢子其敗如日月之食

馬何損於明也 齊曰君子引曲於已推直於
 人言肇不推糧盡之過乃引罪於已也子貢曰
 君子之過過如日月之 負執其咎功讓其力亦既
 食言不損於明也 善曰左傳孔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
旋旆為法受黜 為法受惡 良曰咎非讓責也言負恃其

罪為責不盡力也旆旗也旋旗也 退守丘瑩杜門
 謂還國也黜退也言以罪退也

不出

善曰漢書曰王陵杜門不朝請 游目與墳
 翰曰丘隴瑩墓也杜閉也者

縱心儒術祗搢紳升堂入室靡事不咨無疑

不質

善曰毛詩曰采繁祗祗封禪書曰雜搢紳
 先生之略術論語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

於室也又曰毛萇詩傳曰訪問於善為咨咨事
 為諷漢書曰張竦居貧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
 也 鏡曰祗祗衆多見搢紳衣 位貶道行身窮
 冠之類也靡無咨問質定也 向曰貶

志逸

善曰毛詩曰我位孔貶毛萇傳曰貶墜也
 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 向曰貶

黜也言肇爵位貶黜退而道 弗慮弗圖乃寢乃
 行身雖窮而志樂也逸樂也

疾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哉

善曰毛詩曰
 昊天疾威弗

慮弗圖楚辭曰寢疾而日愁又曰毛詩曰不弔
昊天蔡邕楊公誄曰功成化洽景命有順濟
日慮思圖謀也不思不謀而有此寢卧之疾也
弔傷景大也言昊天不傷愍而使大命終也

子囊佐楚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善曰左氏

傳曰楚子囊還自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
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
衛社稷可不謂忠乎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
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
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
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
蘧伯玉而貴之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也伊君
良曰言此二人死且不忘忠諫之道也

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蓐念在朝廷翰曰蓐席也訓廷謂

天子朝達五臣本作建厥辭夕隕其命銑曰言朝有思君之言而

夕亡聖王五臣本作主嗟悼寵贈衾衾德策勲考

終定謚善曰肇碑曰肇薨天子愍焉遣謁者祠以少牢謚曰戴侯漢書曰列侯薨大行

奏謚誄策應劭曰賜與謚及哀策誄文也向

日悼傷也衾單被衾衣服也濟曰肇薨天子

追其功祭以少牢謚曰戴侯也羣辟慟懷邦族揮淚良曰辟君也邦族謂

國家及同姓也孤嗣在疚寮屬含悴善曰毛詩

言為國惜賢也孤嗣在疚寮屬含悴日莞莞在

也疾痲寮寮官悴憂也赴者同哀路人增歎嗚呼

哀哉銑曰欷泣余以頑蔽覆露重陰善曰國語

文子曰先王覆露于也韋昭曰露潤也向曰
余岳自謂也頑蔽猶愚魯也露潤也言岳父與
戴侯為友故云仰追先考執友之心善曰禮記
覆潤重陰也日見父之

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也濟
日考則岳父言我追思父之執友更增痛切之
心善曰晏子春秋越石父
俯感知已識達之深善曰士者申乎知已也

良曰知已言戴侯知我之
心而我亦識達其深也
承諱怛涕淚霑襟

善曰楚辭日泣歔歔而霑襟 翰曰諱死
也岳時在遠聞之故云承諱怛悲傷也

載奔憂病是沈在疾不省於巨不臨舉聲增慟哀

有餘音嗚呼哀哉銑曰載則沈深省視也言我

故在疾病不得視省 於死不得臨送也

楊仲武誄 并序

潘安仁

楊經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冠肅侯之曾

孫荆州刺史戴侯之孫東武康侯之子也善曰肅侯

楊暨也戴侯楊肇也潘岳楊肇碑序日肇驍騎 府君之嫡孫領軍肅侯之嗣子賈弼之公山表

注日楊恪字仲義驍騎將軍生暨字休先領軍 將軍康侯楊潭也 向日肅侯名暨康侯名譚

也八歲喪父其母五臣本**鄭氏光祿勳密陵成**

侯之元女善曰賈弼之山公表注日鄭衰為司

侯默女適滎陽潭潭生仲武成或為元侯誤也 漢書音義服虔日元長也 濟日密陵成侯名

默元女**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又夫家而免**

諸艱難善日尚書周公日巫咸又王家 良日保安又理也艱難謂辛苦也**戴侯**

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草隸之藝子以妙年之秀

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模範矣善曰曹子建自試表曰終軍以

妙年使越翰曰妙少秀美也綜猶總也雖舅

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體服非薄余甚

奇之善曰論語子曰回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又曰禹非飲食馬融曰非薄也若乃清才雋茂盛德日新

氏謂鄭袤家也言能約若乃清才雋茂盛德日新

善曰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吾見其進

未見其已也善曰論語子曰吾見其止也既

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位儼焉善曰左氏

傳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止之又不能字人之

孤而殺之良曰二葉謂晉沮渠及祖肅

侯父康侯也伉敵儷偶往歲卒於五臣本德宮

也謂夫婦相敵偶也往歲卒於五臣本德宮

里善曰陸機洛陽記曰德喪服周五臣本次網

繆累月銑曰次位也網繆親密兒言時苟人必

有心此亦款誠之至五臣本也不幸短命善曰

孔子對哀公曰有顏回者不幸短命死矣向

曰苟且也且人有心於親密亦款之至也短命

謂死也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夏五臣本五月己亥

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伊子之先奕葉五臣本熙隆齊曰奕累熙興也

惟祖惟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善曰左氏

傳子產曰公孫段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良日載則揚舉休美也考父也終卒也

器雖光勲業未融篤生吾子誕茂淑姿翰曰篤厚誕大

茂美淑善也 克岐克疑知章知微善曰毛詩曰克岐善曰毛詩曰克岐

易曰君子知微知章 銑曰幼而有知曰食周岐嶷易曰君子知微知章也章明微幽也 鉤深

探賸味道研機善曰周易曰探賸索隱鉤深致遠又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

而研幾也 向曰賸幽也言深幽之理皆能鉤探而知之味美研窮機微也謂其其道而窮其

微匪直也人邦家之輝善曰毛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又曰樂只君子

子邦家之子之遘閔曾未齒髻善曰莫玄周禮光翰注同 注曰亂毀齒也

卑倉日髮也 良口遘閔口皮危根當此

病卑則也亂毀齒也 髮也 皮危根當此

衝焱五臣本德之休明靡幽不喬善曰言德之休明無有處

幽而不遷喬也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曰曰躓急風也危

根而衝急風喻仲武抱疾而屬亂朝也靡無弱

喬高也言德之休明無有處幽而不高也 弱

冠流芳雋聲清劭音詔協韻 銑曰二十日弱冠雋美劭繼也言美聲清遠

相繼不絕也爾舅惟榮爾宗惟粹幼秉殊操違豐安

匱撰錄先訓俾無隕墜舊文新藝罔不必肄向

違辭豐盛匱乏也先訓祖父舊作潘楊之穆有

自來矣矧乃今日慎終如始善曰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也

齊曰穆和矧况也謂岳父與仲武祖舊相和好况今日我與仲武順祖父之好如始也

休爾戚五臣本作感字**如實在已**善曰新序曰晉襄公之孫周為晉國休戚

不倍本也良曰言憂**視予猶父不得猶子**五臣

本作為予子二字善曰論語曰顏回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

敬亦既篤愛亦既深雖殊其年實同厥心日

具景西望子朝陰翰曰日具景西岳自喻將老也朝陰謂仲武盛年也**如**

何短折背世湮沈嗚呼哀哉善曰尚書曰六極一曰凶短折孔安

國曰短未二十折未三十也**寢疾彌**王曰病日臻

留守茲孝友臨命忘身顧戀慈母善曰尚書曰

既彌留毛詩傳曰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

向曰彌久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臨終謂

將死也言將死忘身之**哀言慈母痛心疾首**善

苦而乃顧戀慈母也**哀言慈母痛心疾首**善

毛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立氏傳曰呂相絕

秦曰諸侯痛心疾首聵就寡人**春蘭擢莖方茂其華**

謂頭痛也**嗷嗷**善曰莊子曰

哭之**春蘭擢莖方茂其華**善曰莊子曰

生謂九弟也悽悽悲傷也**春蘭擢莖方茂其華**

荆寶挺璞將剖于和含芳委耀五臣本**毀壁摧**

善曰言德業之美類於蘭玉始含芳而積耀

柯遽毀壁而摧柯言早天也太玄經曰破壁毀

我與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銑曰德宮仲武

所居里也艱苦也謂岳妻死於此也次位也迄今稔年也言不備一年姑姪繼隕

何痛斯甚嗚呼哀哉向曰姑謂岳妻謂仲武姑也隕死也未滿一年姑姪

相繼而死是痛之甚也披帙散書屢覩遺文有造有寫或

草或真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手涕霑于

巾善曰張衡四愁詩曰側身北望涕沾巾齊

日遺文仲武所作及所寫者玩習也周終也涕淚也巾

龜筮既襲塋隧五臣本既開善曰尚

卜三龜一習吉又曰卜不吉孔安國曰襲因也聲類曰塋墓隧也良曰龜筮謂卜也襲因也言曰其言而殯

痛矣五臣本楊一與世長乖

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頽頽行雲徘徊善曰

日燕燕于飛頽之頽之臨冗永五臣本

訣撫櫬盡哀善曰毛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杜預左氏傳注曰撫棺也翰曰哀

感也穴墓門也訣死別也櫬棺也遺形莫紹增慟余懷魂兮往

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善曰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禮記曰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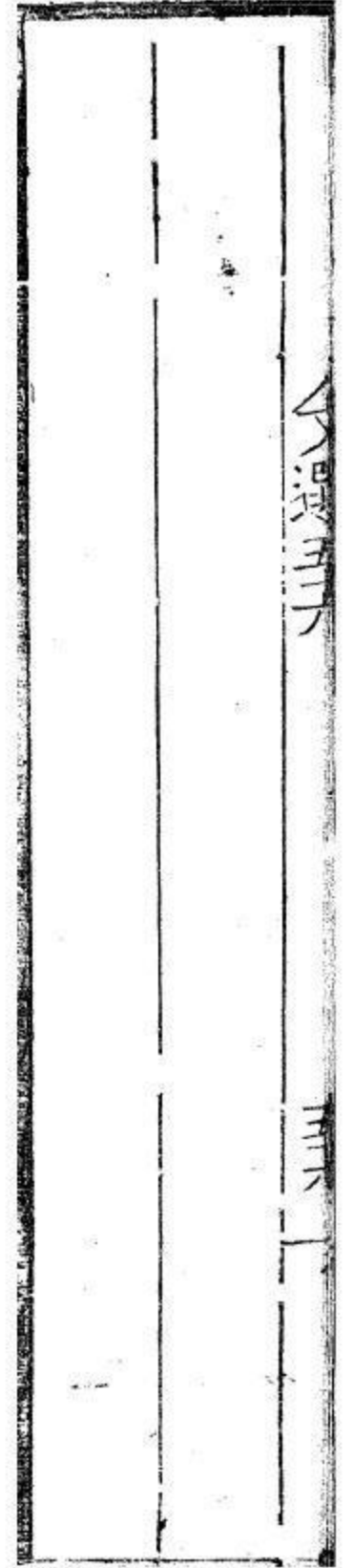
子早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鄭玄曰太山衆山所仰梁木衆木

所放也銑曰遺形莫紹謂無嗣也梁木屋之梁棟也摧折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七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誄下

夏侯常侍誄 并序

潘安仁 翰曰湛早有名譽與岳友善時人號為連璧惠帝時為散騎常

侍卒也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

尉府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湛 掾 善本 賢良方正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七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誄下

夏侯常侍誄 并序

潘安仁 翰曰湛早有名譽與岳友善時人號為連璧惠帝時為散騎常

侍卒也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

尉府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湛掾 善本賢良方正

徵為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湛舉賢良

對策拜郎中進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宰野王令漢書曰何武賢良方正徵也

縣令中書郎南陽相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湛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又

曰秦王東武帝第三子也初封南陽王後徙封秦王

濟曰同善注家艱乞還

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集于頃之選為太子

曰善曰穀梁傳曰高曰崩厚

僕未就命而世祖崩

善曰穀梁傳曰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

尊也其崩何以在人上故曰崩天子以為散騎

常侍從班列也

常侍從班列也

善曰天子惠帝也班次也言以次而任非

擢材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五月壬辰寢

疾卒于延喜里第嗚呼哀哉乃作諡曰

喜里名

湛所居處

禹錫玄珪實曰文命

善曰尚書曰禹錫玄珪告厥成功又曰文命敷于四

海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濟曰堯賜

克明堯

聖光啓夏政

善曰尚書曰居上克明又曰克齊

光啓寡君良曰啓開光大也言禹有明聖之功大開夏之政教禹初封夏為侯遂為氏也

其在于漢邁勳惟嬰思弘儒業小大雙名

善曰漢書

曰夏侯嬰為太僕常奉車從擊項藉班固漢書述曰世宗擘擘思弘祖業漢書曰夏侯勝字長

公少好學從夏侯始昌受尚書又曰勝從父兄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又曰由是尚書有大小

夏侯之學翰曰邁猶立也漢朝立功則有夏侯嬰思廣儒術則夏侯勝及族子始昌故時稱大小夏侯**顯祖曜德牧兗及荆父守淮岱治亦**之書也

有聲善曰王隱晉書曰夏侯威字季權歷荆兗二州刺史史記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

觀兵王王隱晉書曰威次子莊淮南太守毛詩曰文王有聲**銑曰湛祖威歷荆兗二州刺史父**

莊淮南太守有聲謂名譽也淮水名岱山名並在淮南之分也**英英夫子灼灼**

其雋飛辯擢藻華繁玉振善曰孔融薦禰衡表曰飛辯擢藻華繁玉振

賓戲曰擢藻如春華孟子曰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向曰英英美也灼灼盛兒辯美辭也**

摘舒也藻水草有文**言文如彼隨和發彩流潤**詞如華之繁如王之振也

如彼錦績列素點絢善曰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

而貧禮記孔子曰夫玉溫潤而澤仁也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眇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也子曰績事後素鄭玄曰績畫文也**隨侯珠和玉績繡也絢文彩也**言甚文章

如珠玉**人見其表莫測其裏**善曰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

其表未見其裏法言曰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良曰威儀表也德行裏也**

徒謂吾生文勝則史善曰論語子曰文勝質則史**翰曰**

徒空也吾生謂湛也**心照神交唯我與子**善曰莊子子綦

論語子謂顏回曰唯我與爾有是**且歷少長逮**夫

銑曰言湛與岳心神相照也**觀終始**善曰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向曰逮及也****子之**

承親孝齊閔參善曰漢書武帝詔曰孝子順孫願自竭以承其親論語子曰孝

哉閔子騫禮記公明儀問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論父母於道參直養者安能為孝乎齊曰承奉也子之友悌和如瑟琴善

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良事君直道與曰友悌兄弟也琴瑟言聲相和也

朋信心雖實唱高猶賞爾音善曰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又

子夏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宋玉對問曰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曹植求自試表曰或有賞音而

識道翰曰言德高不可為偶如曲高勢冠厲難為唱和矣然我終復慕賞爾德音也

翼材儀初升公弓既招皇輿乃徵善曰呂氏春秋曰征鳥厲

疾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范曄後漢書

曰侯瑾州郡累乃以公車有道徵也銑曰厲整也言整翼以為羽儀也初升為太尉儀古之招士

以弓與車也徵為太子舍人也**內贊兩宫外宰黎蒸**善曰典引

蒸向曰贊助也兩宮謂從太子舍人轉為尚書郎外宰謂為野王令黎蒸皆眾也**忠節**

允著清風載興善曰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齊曰允信著明載起也清風謂

內外俱有**決央**彼樂都寵子惟王善曰左氏傳美化也

決決乎大風也哉南都賦曰於顯樂都良曰決大也樂都南陽也寵光也**設官建**

輔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善曰尚書帝曰龍命汝作

納言孔安國曰納言喉舌之官毛詩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翰曰簡選良善也喉舌納言之

官也相爾南陽謂為南陽王相**惠訓不倦視人如傷**善曰左氏

惠訓不倦叔向有焉又逢滑曰國之興也視之如傷銑曰惠愛訓教也不倦不辭勞也視人

如傷恐也。乃眷北顧辭祿延喜。善曰：孟子注：德厚受祿，德薄辭祿也。向曰：自南陽辭祿，故比顧也。余亦偃息無事，明時疇昔之游。

二紀于茲。善曰：呂氏春秋：牛贊曰：偃息之義，則未之識。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自謂也。事職也。十二年曰紀。言湛與岳俱不仕。至湛死時，二紀於此也。班白攜手何歡如之。善曰：禮記曰：班白者不提挈。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良居吾語汝。

衆實勝寡人，惡雋異俗。疵文雅。善曰：論語子曰：子曰：衆之勝寡，必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疵，病也。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良曰：寡少惡憎，疵病也。言小人衆賢者少，是衆勝少也。時俗憎病，雋異文雅之人也。執戟

疲揚長沙投賈。善曰：曹子建揚德祖書曰：楊子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銑曰：楊子雲才高位下，為執戟賈誼博達，投於長沙。此皆時俗憎疾之驗。無謂爾高恥居物下。向曰：勿以自下也。自居吾已下。子乃洗然變色，易容慨然歎曰：道固不同，相為謀。齊曰：洗然，迴情兒言。承岳之誠，迴情易容，歎息而對云：已道與時固不同也。

爲仁由已，匪我求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善曰：論語：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周易曰：童蒙來求我，匪我求童蒙。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楚辭曰：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良曰：蒙不知兒言為仁也。

文選卷之二十一 五

者之行由已不曲求無知之人莫涅匪緇莫磨則誰為毀譽而何有去從矣

匪磷子獨正色居屈志申善曰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

曰乎涅而不淄尚書曰正色率下翰曰淄黑磷薄也言萬物染者皆黑磨者皆薄子獨不變

常節於屈而能申志也**雖不爾以猶致其身獻替盡規媚**

茲一人善曰論語周公謂魯公曰不使大臣怨

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毛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

德猶致身極諫獻可廢否盡規法以愛天子也

讜言忠謀世祖是嘉將僕備皇奉轡承華善曰

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聲類曰讜善言也漢書曰太子家有僕上林賦曰孫叔奉

轡漢舊儀有承華廐向曰讜正也嘉善也僕太子官也備皇太子也承華東宮門名也**先**

朝末命聖列顯加入侍帝闈出光厥家善曰尚書曰道

揚末命濟曰先朝武帝也末命臨終之命也列明也加謂加為常侍也闈門也卿大夫稱家

出光其家謂為南陽相也**我聞積善神降之吉**善曰周易曰

有餘慶左氏傳季梁曰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宜享遐紀長保天秩**

善曰尚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良曰享受紀歲也天秩天子祿秩也**如何斯**

人而有斯疾善曰論語曰伯牛有疾子**曾未知**

命中年隕卒嗚呼哀哉善曰論語子曰五十而

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也知天命中年猶中身也**惟爾之**

十知命濬四十九卒年未至知命也

存匪爵而貴

善曰孫卿子曰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

甘食美服重

珍兼味臨終遺誓永錫爾類歛以時襲殯不簡

器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湛族為盛門性頗豪侈其食美服窮滋極珍毛詩曰孝子不匱求錫

爾類臧榮緒晉書曰湛將沒遺命小棺薄歛不

修封樹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長子死其歛以

時服漢書曰衣禪復為襲 銑曰同善注錫賜

類善也言湛以薄葬之禮賜其子以為善也襲

衣簡選也 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

其葬 善曰漢書曰楊王孫家業千金厚自奉養

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曰吾欲羸葬淮南

子曰節財薄葬簡服亡焉 向曰拔出也言誰

能出俗盡滋味為養復誰能如是養生而能崇

薄葬者言湛達 淵哉若人縱心條暢傑操明達

死生之分也

困而彌亮 善曰班固揚雄述曰淵哉若人實好

斯文 濟曰條暢通達也傑立操志

困疾彌益 柩輅既祖容體長歸存亡永訣逝者

不追 善曰周禮小喪供柩輅鄭玄曰柩輅載柩

車也周禮曰喪祝掌太喪祖飾棺乃載鄭

玄曰祖為行始也家語曰顓孫師有容體姿質

鄭玄毛詩箋云往矣訣別之辭論語子在川上

曰逝者如斯 良曰柩輅車也祖送也言容儀

不追而

及也

望子舊車覽爾遺衣幅被抑失聲迸涕

交揮

善曰禮記曰內人行哭失聲家語公文文

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蔡邕陳仲弓

碑曰巖數知名失聲揮涕 翰曰望甚所乘之

車所服之衣幅抑哀憤也迸散涕淚揮下也

非子為慟吾慟為誰嗚呼哀哉 善曰論語曰顏

淵死子哭之慟

從者曰子慟矣子曰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慟乎
銑曰慟變容兒言我不為湛慟當使誰為
也
之日往月來暑退寒襲零露霑凝勁風淒急慘

爾其傷念我良執
善曰周易云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左氏傳張趯曰火中寒暑乃退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向曰襲及凝結勁

也
適子素館撫孤相泣
善曰毛詩曰適子之館也今春秋外傳曰叔向見

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茂與此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

夫子終之
濟曰素故也孤湛子也前思未弭

言適湛故館撫湛之子與之同泣也
後感仍集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
善曰賈逵

國語注曰弭忘也
良曰前思謂平生所思也
弭止也後感謂其孤子也仍重也逝往也言我徒積悲懷往者何能追及也

馬汧督誅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汧督馬敦立功孤城為州司所枉

死於囹圄岳誅之
翰曰馬敦為汧督為氏羌所攻執節苦戰而存汧城為州司所嫉發憤死於獄中

潘安仁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

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

弭而編戶之民又肆逆焉
善曰傳暢晉侯公讚曰惠帝元康五年武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庫火北地盧水胡蘭羌因此為亂推齊萬年為
主社預左氏傳注曰弭息也漢書呂后曰諸將
與帝為編戶人 銑曰元康惠帝年號弭息也
編戶謂附晉為百姓之氏也肆縱也言縱暴為

逆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而蜂蠆有**毒驟失**

小利善曰毛詩曰王旅嘽嘽左氏傳臧文仲曰
君無謂邾小蜂蠆有毒况國乎 向曰王

旅王師也蜂蠆謂蟲之有毒者喻羌氏為患也
驟數也言雖為國家絕滅然數失小利也

俾百姓流亡頻於塗炭善曰毛詩曰民卒流亡
尚書曰有夏昏德民墜

塗炭濟曰俾使也使**建威喪元於好時州伯**

百姓流喪頻墜塗炭也 善曰王隱晉書周處解系與賊戰
宵遯乎大谿于六陌軍敗周處死之孟子曰勇

士不忘喪其元左氏傳曰秦師夜遯 良曰周
處為建威將軍元首為氏羌賊齊萬年所殺好

時縣名解系為雍州刺史為氏羌賊庶
元所破夜走大谿宵夜也大谿地名 **若夫**

師裨將之隕首覆軍五臣本作車者蓋以十數善

左氏傳韓子曰彘以偏師陷子罪大矣漢書曰
大將軍霍去病裨將侯者九人漢書谷永上書

曰齊客殞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齊使人說越
曰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 翰曰裨亦偏也

言偏將為賊所敗 **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五臣本

殺者數十人也 **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善曰東觀漢記

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古樂府日出
東南隅曰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解嘲曰紆

青拖紫朱丹其轂漢書比六百石以上銅印墨
綬云剖符專城則青墨是也墨或為紫非 銑

曰剖符謂剖竹分符猶今之印也專擅也謂擅
一城也謂守宰之屬青紫綬色也言懼賊奔走

失守者相望也秦隴之僭鞏善曰鞏姓也

於境言多也秦隴之僭鞏善曰鞏姓也

曰羌煎鞏降東觀漢記曰羌什長鞏便然更蓋其種也尚書曰殲厥渠魁向曰鞏更羌賊率

魁主也據秦州隴西郡僭稱王也既已襲汧而館其縣善曰左

凡師輕曰襲杜預曰掩其不備濟曰掩其不備曰襲館客舍也子以眇爾之身

介乎重圍之裏良曰眇爾微弱率寡弱之衆據

十雉之城善曰十雉言小也翰羣氏五臣本作羌

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鑿穴而處負

戶而汲善曰漢書賈誼曰高帝功臣反者如蝟

昆陽城積弩射城矢如雨下城中負戶而汲銳曰蝟蟲名其毛如大針言氏羌鋒起似之也

鑿穴負戶避矢之中已也木石將盡樵蘇乏竭芻蕘罄絕善

漢書李左車曰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毛詩曰詢于芻蕘毛萇曰芻

蕘薪采者也向曰樵蘇柴新於是乎發梁棟

也芻蕘蒿草也竭絕亦盡也

而用之焉的以鐵鎖機關既縱礪五臣作礪而

又升焉善曰言以鐵鎖繫木為機關既縱之以

礪礪石也杜篤論都賦曰一卒舉礪千夫沈滯然

礪與礪並同力對切濟曰發出也言發出屋

宇之梁棟而用也芻繫也言以鐵繫也既縱下

礪賊而又以機爨陳焦之麥柿廢杙杙角之

用能薪芻不匱人畜取給青煙傍起歷五臣本作檉

馬長鳴善曰古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

招捕之給故得人馬不乏也青煙起言有新也馬長鳴言壯也凶醜駭而疑懼

乃闕掘地而攻子命穴浚漸七寘壺五臣本鏑

雷瓶無武以偵耻之善曰墨子曰若城外穿地

薄城使聽耳者伏罽而聽審知穴處鑿內迎之

東觀漢記曰使先登偵之言虜欲去然偵廉視也方言曰甕罽也

銑曰駭驚也掘地作地道攻城也子謂敦也浚深穴坑也壺鍾甕甕並器

名言以此器置深坑聽之將穿城善本響作因器中則知穴處偵覘也

焚穢古火薰之潛五臣本氏殲焉善曰崔寔四月

可糴穢注曰大麥之無皮毛者曰穢潛氏攻之

氏也向曰穢大麥潛氏謂穴中者殲殺也言

氏將穿城則器中響起因又之安西之救至竟

免虎口之厄善曰王隱晉書曰齊萬年帥羌胡

氏羌莊子孔子曰丘幾不免虎口哉齊曰安西將軍夏侯駿西討之氏羌兵散而竟免虎口之

厄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於幕府善曰漢書

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

幕府良曰契書部錄糧儲之數也幕府謂大

將軍也聖朝疇咨進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善曰

將軍刺史之儀也兵書曰軍主長服赤幢東觀漢記曰段穎為并州刺史曲蓋朱旗翰曰聖

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穀善曰禮記曰夏楚二十斛考訊

吏兵以櫛賈楚之辭連之善曰禮記曰夏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曰

夏稻也楚荆也夏與櫛古今字通銑曰州雍州有司謂法官也隸奴也訊問也櫛楚杖也言

考問軍吏兵士辭連馬敦也大將軍屢抗其疏善曰干寶晉

為征西大將軍向曰大將軍謂梁王彤屢數也抗舉也疏謂表也言數舉表論馬敦之功也

此下形表敦辭也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以少禦衆

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

敦勲效推極善本作小疵善曰管子曰民無耻

晉之善戰者牛丑以寡擊衆周易曰悔吝者言

乎其小疵也濟曰從事理中也極窮疵過也

言忌其功效推窮小過也非所以褒獎元功宜解敦禁劾假

授善曰言請解禁劾而假授之以官也說文曰

褒獎之道也劾推也謂舉其有罪也請解其罪假授其官也詔書遽許而子

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翰曰遽急也許謂許形

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

馬敦忠勇果毅率勵善本有方固守孤城危逼

五五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

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善曰王隱晉書

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贈馬敦詔曰今

悼傷也帝賜敦印綬以表生時之功也魂而有

靈嘉茲寵榮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和帝追謚梁竦詔曰鬼而有靈嘉斯寵榮

謂贈將軍也

然繫士之聞穢其庸致思乎

言繫士之聞已穢其庸致思以求生乎家語曰孔子登於豐山之上曰於斯思致無不至矣

濟曰庸用也言清繫之士聞已有穢行其用能致思慮乎必自絕也若乃下吏之

肆其噤害則皆妬之徒也嗟乎妬之欺善抑

亦質構首之讎也

善曰楚辭曰口噤閉而不言也廣雅曰妬害也言疾妬之徒欺此善士抑亦同彼質首之讎也戰國策曰甘茂與樗里疾質

首之讎也良曰肆恣噤毒質易也言怨害者皆嫉妬之徒也嗟乎岳歎也言嫉妬之人欺其

善行當以已首易人之首為讎也

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為善言

固可以若是悲夫

善曰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為善

曰不為善將為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由弗為况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也高誘曰器猶性也

諭曰語古人之言也慎無為善言教為善而見嫉妬也悲夫痛傷之辭

昔乘丘之戰縣賁父甫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

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

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誅之

善曰禮記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馬驚敗績公墜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

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

鄭玄曰白肉股裏也縣姓賁父名也敗毀績功也他日昔日也遂

死之謂賁父以敗績赴敵而死圍人養馬者矢
箭也白肉股裏也非其罪言敗績因流矢中馬
非賁父之罪也乃誅其赴漢明帝時有司馬叔
敵之功士有誅自此始也

持者白日於都市手劔父讎視死如歸亦命史

臣班固而為之誅五臣本作誅之善曰公羊傳曰仇牧聞宋萬殺君手劔

而叱之何休曰手劔持拔劔也呂氏春秋管子曰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向曰手持劔殺之也

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

士未之或遺也五臣本無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

濟曰忠謂縣賁父也孝謂司馬叔持也慷慨失志兒綴辭之士謂史臣也遺棄也天子

既已策五臣本無已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

闕其文哉乃作誄曰良曰策贈謂牙門將軍微臣岳自謂也託寄也岳時

為著作郎不敢正當史官故云未也敢闕言不敢闕也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五臣本知人不易人不易

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知嗟茲馬生位末名卑

西戎猾夏乃奮其竒善曰尚書曰蠻夷猾夏孔安國曰猾亂也銑曰西

戎氏羌也猾亂也奮振也竒謂妙策中之也保此汧城救我邊危彼

邊奚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裁其守兵無加

衛墉不增築婪婪魯羣狄豺虎競逐善曰左氏

王曰狄固貪婪王又啓之說文曰杜林說上黨相詐驗為婪力南切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

爭權還為豺虎又曰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

師向曰城小多貯粟為賊所窺故危也裁制

也焚焚貪盛兒言能以眇身制守其城不加防

也衛城不增高遭此貪婪之伙如豺虎之競奔逐

也**鞏更恣睢**許潛**時官寺**善曰呂氏春秋曰在

睢自用也楚辭曰意恣睢睢以拍摘史記李斯曰

獨行怨睢之心漢書曰任橫攻官寺東觀漢記

曰象林蠻夷攻播官寺濟曰恣**齊萬虓**呼

睢大視兒時止也官寺客舍也

呼**震驚台司**善曰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虓虎

公在天法三台也良曰虓**聲勢沸騰種落煽**

扇怒盛兒台司三公職司也

扇**熾**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匈奴詣張奐降聲勢

落熾盛大為邊害翰曰沸騰交**旌旗電舒戈**

亂起兒種落部落也煽熾盛兒也

三**林植彤珠**五臣本作朱**星流飛矢雨集**善曰彤珠

鐵以灌敵司馬兵法曰火攻有五斯為一焉漢

書曰鑪中鐵銷散如星東觀漢記曰上入昆陽

二公環昆陽城積弩射城矢如雨下銑曰電

舒林植言賊旗之盛形朱賊為鑪銷鐵灌城中

散如流星也飛**惴惴**士女號天以泣善曰爾

矢雨集言多也**惴惴**睡之**士女號天以泣**善曰爾

惴懼也尚書曰號泣於旻天**爨麥而炊負戶以**

向曰惴惴懼兒號呼叫也**爨麥而炊負戶以**

汲累如之危倒懸之急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

曰臣能累十二博碁加九鷄子其上公曰子作

之孫息以碁子置下加九鷄子其上公曰危哉

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悅之猶解

倒懸濟曰言城之危如累如人之急如倒懸

也**馬生爰發在險彌亮**善曰毛詩曰賦政于外

良曰發謂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發其智謀彌益明亮也精貫白日猛烈秋霜去聲協韻善曰戰國策

康睢曰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申鑿曰人主怒如秋霜喻威嚴向曰白日喻精誠明皎也秋霜

肅物也稜威可厲懦夫克壯霑恩撫循寒士挾

續善曰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懾乎隣國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懦天有立志毛詩曰克

壯其猶左氏傳曰楚子代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銑曰厲勸懦弱也言以威稜勸之弱夫皆能壯也續縣衣也敷之撫循亦如之也蠢蠢

犬羊阻衆陵寡潛隧密攻九地之下善曰漢名臣奏曰太

討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漢北犬羊為群韓詩外傳曰強不陵弱衆不暴寡司馬兵法曰善

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向曰蠢蠢衆多兒犬羊謂賊也阻恃陵欺寡少

也潛隧謂賊鑿地道以攻城也愜愜苦窮城氣若無假昔命懸

天今也惟馬善曰王逸楚辭曰愜愜畏懼患禍者善曰魏明帝善哉行曰假氣游魂

鳥魚為伍論衡曰夫命懸於天吉凶存於時濟曰愜愜小息兒言汧城之人皆懼而小息若

氣不可假借少時之命也皆言昔時之命由於天今日之命惟馬敷計策而存也惟此

馬生才博智贍偵命以瓶壺刻靈以長壑善曰

賦注曰刻割也說文曰壑坑也七豔切良曰博廣也贍足偵覘掘也言賊為地道攻鐘楚

城敷乃掘壑置瓶壺以覘之皆知所在也鐘未見鋒火以起焰薰戶滿窟培穴以斂善曰

曰培種也蕭溝切翰曰鍾斂也鋒斂刃也言賊為地道斂刃敷以火薰殺之於穴中因培穴

以埋之也木石匱竭其稗幹空虛矚下然馬

生傲若有餘善曰左氏傳晉邊史讓鄭曰今執

兒也擱與矚同孔融薦禰衡表曰臨敵有餘

斄曰木石戰鬪之物拋石礮木也其稗薪藁供

微若有餘言不急懼也罵的梁為礮五臣本

盧會切柿廢松為芻守不之械歷有鳴駒向曰罵

木禮也械戎器覆軍喪器我釋我徒顯誅我師以生易死疇克

不二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質木榘也漢書公孫

非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

濟曰周處為建威將軍與羌苦戰不利身沒於

戰場質榘也悠悠衆兒言烈將喪敗者衆也釋

故將帥也言放其衆而誅其將以生易死謂執

節不降也言誰能無二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

心唯敦無之疇誰也我泝庾化為寇糧實賴夫子思暮彌長咸使有

勇致命知方善曰蔡邕趙歷碑曰加以思謀深

謀也音摸論語曰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

三年可使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

命良曰關右關西也惶懼也言天子分泝城

倉庾為寇賊之糧也賴蒙也夫子謂敦也彌久

咸皆也言敦能謀長久之道使泝人有勇知致

命之所故得我雖末學聞之前典十世宥能表

墓旌善善曰莊子曰末學古之人有之東京賦

曰所謂末學膚受左氏傳曰宣子囚叔

向祁奚聞之而見宣子曰夫謀而鮮過叔向有
 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
 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尚書曰封比干
 之墓賈逵國語注曰旌表也 翰曰我岳自謂
 也同善注燕人表 思人愛樹甘棠勿剪善曰左
 王歎墓是旌表也 子曰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思其
 人猶愛其樹也 銑曰甘棠木名邵伯為政百
 姓慕之所舍之 矧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
 樹皆不翦伐也 儲隸蓋眇孰是勲庸而不獲免善曰尚書兩造
 孔安國曰兩謂囚證也造至也兩至具備衆聽
 其人五刑之辭 向曰矧況也言孰有仔汙之
 深功疑犯之淺罪兩造謂兩囚相證 猾哉部司
 也儲粟也隸私隸也眇少也孰誰也 猾哉部司
 其心反側斷善寧能醜正惡直善曰鄭玄毛詩
 箋曰惡直醜正

濟曰猾亂也部司謂雍州從事也反側偏曲
 也醜惡斷削也言削其善功惡其正直也 牧

人逶迤五臣本自公退食聞穢鷹揚曾不戢翼

善曰國語里革曰且夫君也者將牧人而正其
 邪毛詩曰逶迤逶迤自公退食毛萇詩傳曰逶
 迤行可蹤跡也言聞穢必殞若鷹之揚若不戢
 翼而少留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又曰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 良曰國語云君以牧人
 而正邪逶迤委由自得兒退食減膳也穢惡也
 言聞有惡必損膳若鷹飛 忘爾大勞猜爾小利
 揚曾不戢翼而少息也

苟莫開懷于何不至善曰方言曰猜恨也言人

何而不至 向曰勞功也大功謂存汙也小利
 謂穀數十斛也開懷怒小過也言有司不苟怒
 小過而深劾其罪 慨慨馬生硠硠 郎 高致發憤
 狀于何不至有也

囚圍

五臣本作圍

沒而猶眡

至嗚呼哀哉

善曰說文曰慄慨壯

士不得志也廣雅曰硯硯堅也力唐切左氏傳曰荀偃伐齊卒視不可唵藥懷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有如何乃瞑受唵

憾

安平出奇破齊克完

善曰史記曰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燕破齊田

單東保即墨燕引兵圍即墨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燕軍夜大驚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又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燕軍大敗駭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太史公曰兵善者出奇無窮向張孟運籌危趙獲安

善曰戰國策曰智伯從韓魏兵

以攻趙圍晉陽決晉水以灌之襄子謂張孟談曰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亡則君次之二君曰我知其然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曰夜遣人入晉陽趙氏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氏軍而擒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為三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濟同

善注

汧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吝嫉搖之筆

善曰吝嫉謂有司貪吝嫉妬也論衡曰文吏端搖筆考跡民事韓詩外傳曰避文士之筆端良曰汧城之人蒙子之謀亦猶齊趙因田單張孟而安也吝恨也害賢曰嫉搖弄也謂吏弄文墨問其

小過也

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隸可頒況曰家

僕

善曰周禮有蠻隸夷隸鄭玄曰征蠻夷所獲也頒賦也頒與班古字通

可傾倉及所虜狄以賜況用剔子雙龜貫以三

木善曰為督守及關中侯故雙龜也司馬遷荅

曰剔奪龜印也汧督及關中侯功存汧城身死

汧獄凡爾同圍心焉摧割善本作剝扶老攜幼街號

巷哭五臣本作巷號街哭嗚呼哀哉善曰戰國策曰薛人

劉緇聖賢本紀曰子產卒國人哭於巷婦人泣於

相扶哭於街巷也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寵贈乃牙

其門善曰毛詩曰明明天子令問不已司勳班

爵亦兆後昆死而有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善曰

周禮曰凡有功者祭於大蒸司勳詔之尚書曰

垂裕後昆良曰兆問也後昆敦後嗣也言司

勳班爵亦問其後嗣庶以慰勞冤死之魂也

陽給事誄并序顏延年善曰沈約宋書曰永初三年索

虜嗣自率衆至方城虜悉力攻

滑臺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司馬陽瓚

堅守不動衆潰抗節不降為虜所殺

少帝追贈給事中尚書令傅亮議瓚

家在彭城宜即以入臺絹一百匹粟

三百斛賜給文士顏延年為之誄焉翰同善注

元曰永初郡國記有東郡濮陽郡 **瓚**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

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

末佐守滑臺 善曰東郡圖經曰滑臺城即鄭之廩延 銑曰果烈也邊事軍旅之

值國禍荐臻王略中否獯虜間釁 事滑臺城名也 臣

剝司寇 善曰潘岳楊肇誄曰將宏王略沈約宋書曰司州漢之司隸校尉也武帝

北平關洛置司州居虎牢又曰兗州後漢居山陽武帝平河南居滑臺剝與摩音義同 向曰

荐重也臻至也否隔也獯虜即索虜嗣也 幽并間伺釁隙也摩剝傷害也司寇二州名也

騎弩屯逼 五臣本作逼 鞏洛列營緣戍相望屠潰 善曰

物理論曰幽州之騎冀州之弓勁捍之上關中詩曰列營基峙屠謂誅殺其人也漢書曰攻穎

川屠之左氏傳曰凡民逃其上曰潰 濟曰弩射也言索虜騎射聚逼鞏洛地名言雖列營緣

守賊盛不免屠潰也屠殺潰亂也 **瓚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乎**

將卒 五臣本作率 **之間以緝萃裔之衆** 善曰緝會聚也左氏傳孔

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良曰銳利違避也 將率謂諸軍率也緝穆也華謂中國也裔謂邊

遠 **罷** 五臣本作疲 **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

勅寇 善曰史記李左軍謂韓信曰情見力屈欲戰不拔左氏傳公子魚曰勅敵之人隘而

不成列杜預曰勅強也 翰曰疲極勅 **士師奔**

擾棄軍爭免而瓚誓命沈城 身飛鏃兵盡

器竭斃于旗下 善曰毛詩曰佻佻公子毛萇傳曰獨行兒也 銑曰師衆奔亂

棄軍爭免其死向曰誓約言也佻輕也言璜自約命沈城下輕出射賊兵器俱盡死于旗下盡也斃死也竭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

敵引義以死從物曰徇節者哉善曰非有先生論曰引義以正身良曰以身

徇也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濟曰景平少帝年號有

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璿滑臺之逼臣

本作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古之烈士

無以加之善曰左氏傳曰師徒撓敗杜預曰撓也加過也可贈給事中振郵遺孤五臣本作孤遺以慰

存亡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門有義風矣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振收也銑曰振郵收也孤謂瓚子也義風節義之風也逮元嘉

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勳苟有槩於

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善曰東觀漢記曰章帝壯而仁明向曰逮及

也元嘉文帝年號廓開祚福紀理茂美緒業也言文帝以聖德理物明其美業而旌錄舊功槩

節槩也言有節槩貞孝者皆動天子仁明之心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

詢諸前典而為之誅其辭曰濟曰末臣延年自謂也我蒙開固隨

也訓教也至教謂制謚也詢諮謀也謂諮謀前典紀行之法也

貞不常祐義有必甄處父勤君怨在登賢善曰

尚書緯注曰甄表也穀梁傳曰晉將與狄戰使

狐夜姑為中軍將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

文選卷五十二

二五

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看賢夜姑仁其不可襄公曰諾公謂夜姑曰吾使汝佐盾矣處父主境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良曰祐福甄明也陽處父以趙盾之賢請於晉君使代狐射姑將中軍曰使能國之利後賈季使續鞫殺陽處父此則真正之道亦不常為福也

苦夷致果題子行間
善曰左氏傳曰苦越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杜預曰苦越苦夷也說文曰題名也漢書衛青曰非臣待罪行間之意翰曰苦夷魯季氏臣名致果為毅也行間謂行陣之間也

忠壯之烈宜

自爾先舊勲雖廢
善本邑氏遂傳善曰左氏傳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又衆仲曰肸之以土而命之氏邑亦如之杜預曰取其舊邑之稱以為族也公羊傳曰其稱劉何以邑氏

處父也壯謂苦夷也爾瓚也舊勲即上忠壯之

功也廢闕也邑氏謂先代所封氏也

惟邑及氏自温徂陽狐續既

降晉族弗昌
善曰左氏傳劉子單子謂晉郤至曰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温狐氏陽

氏先處之言狐射姑續鞫居誅處父之後在晉之族不復昌盛也左氏傳曰賈季使續鞫居殺

陽處父杜預曰狐射姑賈季也向曰晉封處父於温後改封陽及處父被狐續所殺而在晉

陽氏不昌盛也

之子之生立績宋皇拳猛沈毅温敏肅

良
善曰毛詩曰之子于征管子曰子之鄉有拳勇秀出者毛萇詩傳曰拳力也戰國策鞫武

曰田光先生者其勇沈也濟曰之子謂瓚也績功也拳力沈深毅決温和敏達肅敬良善也

言其立功於宋皇之世猛而能決和平而能達理至敬而能事上

如彼竹柏負

雪懷霜如彼駢駟配服驂衡
善曰孫子曰真人

參衡也服謂中央兩馬夾轅者在服之左曰駢

右曰駢四馬曰駟良曰竹柏喻堅

貞也駢駟喻能當國家衡扼之任

邊兵喪律 王略未恢 善曰周易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廣

也恢 函陝堙阻瀍洛蒿萊朔馬東驚胡風南埃

善曰母丘儉在幽州詩曰芒山邈悠悠但見胡

地埃 銑曰函函谷關陝虢國也瀍洛二水名

堙塞也蒿萊謂亂不通也

東驚南埃謂索虜亂中國

路無歸轡 野有委骸 善曰漢書王恢曰轡車相望又高祖今日士

服虔曰轡與檣古字通司馬彪續漢書順帝詔

曰死則委尸原野 翰曰轡小棺也言道路之

上無有以棺盛柩而歸者

田野之內多委弃之骨

帝圖斯艱 五臣本簡

兵授才寔命 陽子佐師危臺 濟曰圖謀也危

臺謂滑臺也 憬 彼危臺在滑之垆周衛是交鄭翟是爭 善曰交

黨與也 毛詩曰憬彼淮夷史記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

與衛於是鄭 伐滑周襄王使伯備請滑鄭文公

不聽襄王請 而囚伯備王怒與翟伐鄭不尅

良曰憬遠也 滑國名也林外曰垆周衛鄭翟四

國名言古者已 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巘結

有戰爭於此也

關負河縈城

金析夜擊和門晝扃

善曰金謂刀

舊儀曰晝漏

盡夜漏起城門擊刀斗周廬擊木

析周禮曰大

閱以旌為左右和之門范曄後漢

書章帝詔曰

永平之末城門晝閉說文曰扃外

閉之關 翰

曰言滑國昔是中夏今謂當時元

魏所據故云

邊亭巘山也言憑山為關負河縈

繞為衛也

金謂刀也析打更木也和門軍門也

局閉也 料敵壓難 善本作 時惟陽生 善曰揚子雲

料敵制勝唐子曰將要於折衝狀難決 涼冬氣

勁五臣本作 塞外草衰 善曰李陵答蘇武書云

向曰器弓弩 邊矣 獯虜乘障犯威 善曰尚書王

也勁堅也 邊矣 獯虜乘障犯威 善曰尚書王

之人漢書曰上遣伏山乘障蒼頡曰障小城也

也 鳴驥橫厲霜鏑高輶我河縣俘我洛畿 善

漢書曰息夫躬絕命辭曰鷹隼橫厲又曰冒頓

乃作為鳴鏑音義曰箭鏑也西京賦曰遊鶡高

輦薛綜曰輦猶飛也左氏傳呂相曰送我殺地

入我河縣俘我王官迭與輶古字通 良曰鷹

整鏑鏑輦飛軼過俘取也言攢鋒成林投鞬為

過我河縣虜取我洛畿也 攢鋒成林投鞬為

也 圍 善曰東京賦曰戈矛若林漢書韓安國曰高

也 皇帝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

多也 翰曰攢聚也鋒謂劍戟成林言 翳翳窮壘

嗷嗷羣悲師老變形地孤援闊卒無半救馬實

也 掛 巨秣 善曰左氏傳晉軍吏曰楚師老矣漢書

楚莊王圍宋子反窺宋城見華元華元曰易子

而食折骸而炊子反曰吾聞圍者相馬而秣之

使肥者應客何子之情何休曰以木銜其口

銑曰翳蔽也言滑臺為寇兵所蔽也嗷嗷悲愁

也 向曰老久也變形言被圍既久援救闊遠

而形勢變也救豆也無半救謂乏糧也寡粟於

楫秣也此示無有蓄積也 守未焚衝攻已濡褐

烈烈陽子在困彌達 善曰左氏傳曰公侵齊攻

馬揭以救之周易曰困窮而通濟曰衝戰車也揭馬衣也言守者未焚敵車而攻者已濡馬衣也烈烈盛也彌益也

不可奪善曰左氏傳曰子反令軍吏察夷傷杜夷亦傷也禮記曰儒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孫子兵法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良曰勉勸也瘃創也言勸視被傷及

枯嗚呼哀哉善曰劉熙釋名曰夫末曰賁父隕括翰曰鋒刃也枯矢也

節魯人是志善曰禮記曰

汧督效貞善曰禮記曰

晉策攸記善曰禮記曰

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馬驚敗績公墜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臧榮緒晉書曰汧督馬敦立功孤城為州司所枉死於囹圄

皇上嘉悼思五臣本作息

存公命謀之汧城督馬敦效節全城晉命誅也

寵異予以贈之言善曰毛詩曰何以贈之

登給事善曰毛詩曰何以贈之

賁紀庸恤孤表善曰毛詩曰何以贈之

嗣嗟爾義士善曰毛詩曰何以贈之

沒有餘喜善曰漢書滕公謂楚令尹曰黥布上也謂分爵錄功以表殊節也恤孤謂瓚子也喜悅也

嗚呼哀哉善曰漢書滕公謂楚令尹曰黥布上也謂分爵錄功以表殊節也恤孤謂瓚子也喜悅也

陶徵士誄并序

顏延年善曰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延之為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及淵明卒延之為誄極其思致

就故謂徵士為著作郎不就故謂徵士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隍之寶

善曰山海經曰升山黃酸之水出焉

其中多琬玉說

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

善曰春秋

文曰琬亦璿 運斗樞曰椒桂連名士起宋均曰桂椒芬香美物也山海經曰招瑤之山多桂又曰琴鼓之山

多椒豈期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

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

善曰言物以希

為貴也藉資藉也韓詩外傳曰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舡人蓋胥跪而

對曰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君主無好

士之意耳何患無士乎人以衆為賤也薄賤薄也戰國策齊宣王曰百代一聖若隨踵而生也

此亦不以文而害意 向曰璿美玉也隍城池也 翰曰言人以難得為貴易致為賤也溥于

鬚一曰獻七士於齊宣王王曰百世一聖若若隨踵而至至今何士之多乎藉資踵跡薄輕也

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

善曰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

隱人也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史記

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隱於首陽山三輔三代舊事曰四皓秦時為博士辟於上洛熊耳

山西補衡書曰訓夷皓之風 良曰巢父堯時隱者伯成子高禹時隱者伯夷周時隱者四皓

漢時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鄧暉謂鄭

敬曰子從我為伊呂乎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禮記孔子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

侯雖分國如錙銖有如此者鄭玄曰雖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 濟曰言此數人秉行

守節以其身輕細堯禹周漢如 而繇世浸遠光

靈不屬

善曰東觀漢記曰上賜東平王蒼書曰歲月驚過山陵浸遠今魯國孔氏尚有

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良曰絲歷浸漸也言歷代漸遠此人光景神靈不相連

也屬至使菁萃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
銑曰菁英也

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而首五臣道路同塵較塗

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五臣末景泛餘波善曰

子白作者七人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陸機

依邪行曰將遂殊塗軌要子同歸津陸機詩曰

惆悵懷平素懼樂于茲同堂宴棲末景游豫躡

餘蹤尚書曰餘波入干流沙向曰言今之作

為此道者人人自以為大量觀其道路可與古

人同其清塵及其中塗輟止使其跡殊變者多

矣豈所以照明古人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

岳之幽居者也善曰禮記曰儒有幽居而不淫

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善曰左氏傳卻芮對秦伯

改禮記曰有哀素之心鄭玄曰凡物學非稱師

無飾曰素濟曰弱少也素無飾也文取指達良曰學雖可為人師終不稱其德文

章但取指適為達不以浮華為務也在眾不失其寡處言逾見其默銑曰迹在於事

同於人而不失清寡少而貧病居無僕妾善曰

靜默之道也逾益也井臼不任藜菽不給善曰列女

後漢書曰黃香母老子幼就養勤匱善曰禮記曰

大夫之妻謂其夫曰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藜草菽豆皆貧之食也

無方翰曰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

勤苦賈之也檄之懷善曰韓詩外傳曰齊宣王謂田過曰吾

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曰則曷為去親而事君

田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

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

致之於親八事君者以為親也宣王悒然無以

應之范曄後漢書曰廬江毛義字少卿家貧以

孝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

適到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

尚之士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

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

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

日之喜為親屈也濟初辭州府三命後為彭

日惟思也同善注

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善曰孫盛晉陽秋曰

良曰從吾所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

良曰偶詭區定跡深棲於是乎遠

區善曰左氏傳季文子曰

區善曰左氏傳季文子曰

區善曰左氏傳季文子曰

區善曰左氏傳季文子曰

區善曰左氏傳季文子曰

區善曰左氏傳季文子曰

區善曰左氏傳季文子曰

無方

勤苦

對曰

田對曰

以養

致之

應之

適到

尚之

官行

良公

日之

日惟

澤令

良曰

區

區

區

區

區

區

區

區

區

就成省曠善曰張茂先答何劭詩曰殆所謂國

爵屏貴家人忘貧者歟善曰莊子曰夫孝悌仁

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屏焉

至富國財屏焉是以道不渝郭象曰屏者除弃

之謂也夫貴在其身猶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

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郭象曰淡然有詔徵

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

于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

應嗚呼淑貞善曰張衡靈圖注曰寂寞冥默不

應神也嗚呼歎夫實以誅華名由謚高苟允德

義貴賤何筭焉銑曰苟且允若其寬樂今終之

美好廉克已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

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善曰謚法曰寬樂令終

向曰愆違也前其詞曰

物尚特生善本作人固介立善曰漢書音義臣

曰特豈伊時遘曷六世及銑曰言非遇時而為

獨也嗟乎若士望古遙集向曰若

繼作其事矣伊惟也望古逸人韜此洪族蔑彼名級善曰葛龔遂

也遘遇也曷何也龍之洪族脫高陽之休基史記曰賜爵一級託

文曰級次第也翰曰韜藏洪大也大族謂大

司馬茂輕也名睦親之行至自非敦善曰周禮

級策名階級也善曰六行

孝友睦姻任恤鄭玄曰睦親於九族濟曰睦

敬敦勉也言敬親之行至自天生非勉勵為之

也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善曰漢書曰季布楚人

如得季布一諾良曰廉深簡絜貞夷粹温鏡

此人重之也餘同善注絜清貞正夷平

也粹不雜也和而能峻博而不繁善曰論語

不同家語子貢曰博而不舉是曾參之行

則異有一於此五臣本兩非五臣本默置豈若

夫子因心違五臣本事善曰言為人之道依俗

違於時必譏之以好異有一於身必被議論非

為默置豈若夫子因心而能違於世事乎言不

同不異也莊子曰列士壤植散羣則尚同也郭

象曰所謂和其光同其塵班固漢書贊曰東方

朔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

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毛詩曰因心

則友向曰詭反置捨也凡人依於世者必務

與世同反於時者必務與時異皆非默捨與道

之俱也翰曰能和畏榮五臣本好古薄身厚

志善曰論語子曰信而好古世霸虛禮

州壤推風善曰世霸謂當世而霸者也蔡伯喈

風推紀其風也濟曰霸謂當時霸者也孝惟

虛禮虛心禮之州壤州土也言見辟命也

義養道必懷邦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論言以義

論語比考識曰文德以懷邦良曰惟思義善

也懷邦不怠於國也言潛為養親而就彭澤冷

也人之秉彝不隘不恭善曰毛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其母遂曰隘

謂惡太甚無所容也不恭謂禽獸畜人是不敬然此不為褊隘不為不恭銑曰人亦謂替也

不恭君子不由也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爵同

下士祿等上農善曰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向曰同

下士言位卑等上農言祿薄也爵位也度量難鈞進退可限善曰

日容止可觀進退可度翰曰鈞猶及也長卿

棄官稚賓自免善曰漢書曰司馬長卿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又曰清

居之士太原則郇相字稚賓舉州郡茂才數子病去官濟曰

之悟之何悟之辨濟曰悟知也辨明也賦詩歸

來高蹈獨善善曰歸來歸去來也左氏傳齊人歌曰魯人之臯使我高蹈孟子曰

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謂潛作歸去來詞也高蹈猶高步也謂去彭澤

也亦既超曠無適非心善曰呂氏春秋曰夫樂有道心亦適莊子曰知

忘是非非心之適也銑曰超遠曠明適也往也言既遠明事理無往不合其心也汲流舊

巘葺宇家林善曰廣雅曰葺覆也向晨煙暮

靄春煦秋陰翰曰煙靄皆山氣也煦陽氣也陳書輟卷置酒絃

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善曰

尚書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史記原憲曰若憲貧也非病也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

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墨子曰貧富固有天命不可損益濟曰躬身也否不